

920

64

倪錫英著

洛陽游記

中華書局印行



由國家圖書館典藏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倪錫英著

洛陽游記

中華書局印行



e788
29

洛陽遊記目錄

中國 <u>的</u> 巴比倫	一
前夜	六
旅程開始	九
老溫	三二
狂風暴雨	三六
汜水日出	三六
李青田	四三
孝義村	四五
洛陽	六二
中原文化館	七二
到白馬寺去	八七



國家圖書館



003716172

大法和尚.....	101
焚經壇的故事.....	115
白馬馱經.....	133
舍利塔.....	139
白馬寺之夜.....	137
白馬村訪問.....	143
到平樂村去.....	152
龍門道上.....	161
關公墓.....	166
龍門的黃昏.....	177
月下歸城.....	191
西宮巡禮.....	198
別矣洛陽.....	209

洛陽遊記

中國的巴比倫

巴比倫是四千年前歐洲的一個古城，洛陽是三千年前中原的文化中心；一個挾着幼發拉的河的奔流，建樹了古代歐洲的偉大史蹟，一個，挹着黃河洛水的精靈，開創了古代中華的文物紀元。這歷史上的兩個古城，在前後一千年間對立在東西兩半球，各有一段光輝的歷史。

時輪一轉，三四千年，巴比倫城已淪入百尺深土以下，只剩得些破碑斷柱，還記憶着昔日的繁榮。洛陽城也已被近代的文明所擠斥，孤冷冷的撇在中原，無人過問！

所以，我們可說：洛陽是中國的巴比倫城，它們是同樣的在歷史上受過人們的頌揚，而後來才冷落荒蕪了的。

現在，我們開始來談談這中國的巴比倫——洛陽城：

在河南省西境，隴海路平行着黃河西進，穿過黃河大三角洲的一片平壤，便能看見古老的洛陽城，蹲在洛水之濱，因為它位在洛水北岸，所以便享有了「洛陽」的名稱。

距今四千多年前，商湯王在洛水北岸上築起了兩座城市，一個叫「郊」，一個叫「郛」，這便是古洛陽的前身。這古城又經過了六百多年，幾歷兵戎征戰，到了周成王十四年，宰相周公旦，大修洛陽城，一時便成了古時諸侯聚會的政治中心。那時周天子的京城是設在古長安，從周武王到周幽王又經過了三百多年，諸侯互相併吞，中原烽火連天，西方的犬戎大舉進犯，佔領了長安，周幽王也在亂火裏燒死了。在這樣國運繫於一線的時候，平王便奉着先帝的神主文物，捨棄了古長安，東遷到洛陽，這事情離現在已二千七百餘年，洛陽城便被歷史家尊為古代文物發軔的古都。

從此以後，洛陽便變成了古代政治軍事必爭之地，它左右擁衛了成皋函谷二關，前後環抱了伊洛瀍澗諸水，南臨嵩山，後顧大河，有這樣一個穩定的形勢，便使後世的帝王們，常常想在洛陽城闢建他的帝都，從東周以下的八百四十餘年間——東漢、

民們也漸漸的離散；而尤其是連年的征戰，兵燹的流毒把它形成更不堪的殘廢。



曹魏、西晉、後魏、後唐——的許多帝王，都在洛陽
 城建了帝業，這可說是洛陽全盛的一頁。

自從唐宋以後，中原的文化自黃河流域遷
 行到長江和海濱一帶，漸漸的，洛陽便被一班帝
 王們忘記了。他們不再在洛陽築起皇城，而把他
 們的金鑾殿安到北京或南京去，於是洛陽的繁
 華大衰，當日的光榮大都被後來的帝王帶到他
 們的新京裏去了。

這樣，悠悠的歲月流駛過去，洛陽城裏大半
 的文物都埋入了百尺以下的泥土裏去，那些昔
 日偉大的建築，漸漸的和着風風雨雨同歸物化，
 即使有留存着的，也只是些破壞不堪的骸骨。居

——洛陽已成了一個荒蕪的廢園，死去的城市，沒有人再去理會它了。除了少數四萬個土民，還依戀着他們的田園，照樣執着犁耙在田間爲自己工作而外——

再過了一千年。在民國二十一年的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在上海 天通庵路發出第一聲鎗響，接着忠勇的十九路軍便開始了浴血的抗日鬥爭。當淞滬一帶兩軍酣戰的當兒，也正是中央政治舞臺上的要人們最忙的時候。

記得那時，我正在南京勵志社做事，天天看見在辦事室的樓頂上，許多政治領袖成天成晚的集會，討論怎樣應付這個嚴重的局面。二十九日，半夜裏忽然傳出一個消息，說國民政府要遷都到洛陽去了，實行對日長期抵抗。過了一天的清早，接着看到了許多政治領袖發的皇皇電告，滿紙上宣揚着「枕戈待旦」「長期抵抗」的意旨，那時，首都各政務機關，都派了人到洛陽去找房子，勵志社也立刻派了三個人前去。在這樣緊張的空氣之下，全國各報上用特號字登載了遷都洛陽的文電和啓事。真大有西周末年，犬戎進迫到長安，平王扶着遺主東遷之概。再過些時候，南京各機關 大門口，都已換了招牌，在原來的名稱下面添上了一「駐京辦事處」幾個字，這是表明首都的確

搬走了，搬到一千多年來無人過問的洛陽去了。

於是，洛陽道上便充滿了要人們的專車，洛陽城裏也頓時呈現着活氣，生活程度也驟然增加了好幾倍，洛陽又從荒涼中熱鬧起來。

政府遷都後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在洛陽舉行了一個國難會議。聚集了全國的英才，共商國是。會議的結果，決議了許多案件，政府表示「長期抵抗」，民衆表示「願爲後盾」，在一片悲壯的呼聲中，國難會議閉幕了。接着便是上海我軍退守，政府和日本訂立停戰條約，在雙方代表舉起香檳酒共祝和平以後，日本便把上海的軍隊撤退，又調到東三省去攻打義勇軍了。

於是，江南一帶充滿了和平景象，不再見旭日徹的飛機在空中翱翔，人心大定。政治領袖們忘懷不掉冷擱在洛陽的首都，於是在同年十二月一日，便重復搬回南京。同時便把洛陽定爲行都。

洛陽總算熱鬧了十個月，又漸漸的冷落下去了。

前夜

一二八以後，接着南京、下關、獅子山、砲臺和停泊長江的日本軍艦開砲對擊。這砲聲震撼了全國，京城裏起了大混亂，勵志社立刻解散，我們的一些同伴便在亂紛紛中各奔前程。我使重來到徐州。

記得四年前，我曾在徐州住過半年，到泰山和曲阜去玩了一趟。至今，那泰山絕頂的旭日奇景，還常常在我記憶裏炫耀着。在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借着壁一同到濟南去；那時，山東中部一帶正在大雪以後，車過泰安站時，恰值黎明，一抹藍天隱現着日光，在寒氣侵襲中，我們擁着大隧在站臺上闊步。擡頭猛看見泰山，披戴着白雪的袈裟，背映着滿天紅光，好像「金鑽玉嵌」的，十分莊嚴而又美麗。

從濟南遊罷大明湖歸來，我們便常常想作西行的企圖，那時第一個目的地便是古都汴梁——開封。再遠一點，便想至東周的舊城——洛陽，作一度觀光。好幾次，我們是和隴海路上的幾個朋友約好了，但結果不是爲了事，便是爲了人，有時又爲時間耽

誤，終未果行。

還有些時候，在朋友家裏看到了幾個洛陽新出土的「土俑」，有些騎着馬的衛士，有些捧着笏的祭司，更使我們懷念着這古城巴比倫式的洛陽，想找一個機會，去實現我們中原探訪古蹟的夙夢。

機會畢竟來找着我們了。在今年六月初旬，中國社會教育社理事會來了一封信，要我們在最短期間到洛陽去實地調查。當光濤把這個信息告訴我們時，大家都樂得跳躍起來。在極忙中把各人的事務作一結束，準備着，只等六月五日來到，便動身出發。那時，出發到洛陽去的全班人員，計有：光濤、增善、可染、汝熊，連我一共五位，在出發的前一日，我們把這西行的隊伍檢點了一下；在一個小組會議的一片談笑聲中，把各人的職務作了如下的編配：

總務——光濤

調查記錄——增善汝熊

構圖——可染

攝影——我

很迅速的結束了這個會議。光禿而潔的作了兩句結語：

「各人速速準備自己應用的東西。明天一早八點半鐘集合。」

會後，隴海路上的李段長把兩張二等六人乘坐的來回免票送來，票面上注明可前進至潼關，在沿途各大站有停留下車的便利，大家更歡樂的興奮了一陣，才各自散去，整理行裝。因為食住都不成問題，所以每人都只帶了一件最簡單的行李——一個手提包，放着一床絨毯，幾件衣服，幾件盥洗用品。此外便是一架攝影機，四打片子，還有幾本預備在旅程中消遣的書。

前夜，天氣很悶熱，白漫漫的雲，透露着陽光，大空中滿佈着水氣，晚間，到滄浪池洗了一個澡，乘着黑暗歸來，天空裏散着雨點，一陣陣漸漸的密集，終於傾盆，熱氣都逼入室內；我們的房子是西向的，日間受了半天的薰蒸，夜間熱氣發散出來，鬱勃得難受，又加上成羣結隊的蚊蟲侵入，在耳邊嗡嗡擾動，只得閉上眼，落入半睡狀態中，迷糊的做了許多洛陽的夢。

旅程開始

這是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五日的一個清晨，很早很早，我們便起身了。昨夜不停的大雨，此刻已經斂跡，空中的雲，忙忙碌碌的向東推動，一忽兒白，一忽兒烏，把個雨後的早晨，點綴得一時光明，一時昏暗。

徐州城的初夏，是一個困人的季節，烈日照着大地，把淤黃河兩岸的沙土曬得想浮動起來，大風一刮，滿天飛騰，黃沉沉的一片，好像在大戈壁裏。偶然經過一夜的雨水以後，眼前要光潔得多，精神上感着異樣的爽快，好像在大暑天的正午飲了一杯冰淇淋。

隴海西行車是在上午十時三十五分啓駛，鑿替我理好行裝，趕製了幾件襯衣，吃過早餐，便齊集到辦事室來。過了一會，可染提着一隻大皮箱，從南關急急忙忙的趕來，因為還得趕製一面旗子，於是便在匆忙中，可染畫，我寫，在半小時內完成了。又把東西檢點了一下，光壽已在隔室裏發着總動員令了。

「快，要出發啦！已經十點一刻了！走吧！」

於是在一陣擾動中，五位旅客都提著行裝，雇了街車向車站出發了。那時，天空中正飄著絲絲濛濛雨，樹梢葉上被風吹動了灑出一片夜來的水漬，大氣中微微傳播著寒意，點綴著一個暫離的場面。在一揚手間，我們便和站在門口的送行者分別了。

西北的叢林間已傳出一片汽笛的吼聲，車子已從北站開向東站去，車夫會意著時間的局促，個個挺直腰幹，邁開脚步，向東站飛奔。

迅速間到了東站，急促的登上隴海月臺，一位手執紅綠旗的站長早在等著我們：「請上吧！車快開了！我已替你們預備好了一個包房！」他謙抑的含著一個笑靨。

「謝謝！」大家同聲的回答，接著在同一的步伐下，輕捷的跨上了車。在一個頭等包房坐定以後，時表上的針，正指著十點三十五分。

「哆哆哆……」站臺上清冽的發出一陣胡角的鳴聲，接著站長手裏的綠旗高揚起來，車頭咆哮的吼鳴，車便蠕蠕的駛動著，當東站的房屋，行人，天橋，一樣樣的從我們窗口向後方退卻時，我們的旅程便開始了。

車慢慢的駛出了津浦叉道，便打個灣向着正西進發，在極穩定中，穿過了幾重白楊的行列。那裏，在一片油綠中襯着幾幢紅瓦的洋房，好像西歐的一片牧野。

車已在北站停了下來，原來隴海路在徐州有兩個站，一個是合着津浦路交叉點的叫東站，一個在北關外的稱「銅山站」又叫北站。因為交通上的方便，旅客都在東站上下，北站上顯得很冷落。除了車到時有十幾個站上的公務人員在蹀躞着。

戴着黑色眼鏡的李段長早已守在站上，他輕捷的跳上車來，走到我們的房間裏。大家照例寒暄了一陣，對於他的致送免票道了謝，接着便是坐下來促膝談天。

車門口走過一位黑衣的稽查，李段長便揚聲叫起來：

「勞先生！」

「噢」那隨車稽查折過身來，走進我們的房間裏。

「你值班上洛陽嗎？」

「是的！」

「這裏是我的幾位朋友，上洛陽去。」李段長把我們一一的介紹了。

隴海鐵路旁的景色



如同西歐的一片牧野

徐州的名蹟——項羽和虞姬的霸王樓



「好吧！」他說着露個微笑，轉身便去了，他正在忙着檢票。

李段長又談了一些洛陽風物，介紹了幾位洛陽站上的熟人，接着他又振起嗓子叫：

「老溫兒！」

「有！」車門口閃出一個胖碩的影子，一位穿着藍布路工制服的茶房便走進來打招呼。他是完全一個北方茶役的典型，挺着大肚皮，說着一口北平話。

——「這是溫又才！——溫生才的考弟。」李段長打趣的解釋老溫的名字出處。大家都陪了一個大笑。

接着他又吩咐老溫：

「這裏幾位先生是到洛陽去的，你一路上好生照顧！」

「是！」

老溫把剃得雪光的圓頭顱點了一點，含着一個謙抑的笑臉退了出去。

站臺上發出一聲銀角，押車夫的綠旗簌動着，車又蠕蠕的開行了。李段長便道個

再見下車去了。

車一直向西駛，漸漸的加足速度，老溫遞進一壺茶來，大家又促着膝談了一會。我和可染增善便走出房門，在車窗口看野景。

現在，一幅動人的圖畫開始在窗外描繪起來。這幾天，正是農人收穫的季節，鐵路兩旁的麥田裏，男男女女都聚着，有的在割麥，有的在駕牲口車。女人和孩子們俯着頭拾麥穗，可染指着幾個拾穗者說：

「這是多麼美的一幅圖畫啊！」

「真是米勒的拾穗者啊！」我說：

於是大家的談資又集中到這位法國田園畫家米勒的身上去。使我們聯想到他的成名作品「晚鐘」和「沒水者」，大家都不勝爲這位潦倒一生的大畫家表着同情的歎息。米勒的畫現在落到大腹賈的手裏是論着「幾十萬法郎」做買賣的，可是在當日，這大畫家是窮得連麵包也沒得吃的，顏料更沒錢買，挨了餓，爲了他自己的藝術殉難了。

可染又談起他幾位流落在滬濱挨餓的藝術朋友，不禁黯然。

車子在漫長的綠楊叢中飛駛着，田野間傳出一陣清絕的氣息，我們都倚着窗櫺，托着腮，向目前流駛的綠蔭出神。過了一會，車子在一個站臺上停下來，這是過徐州後第一個小站——「郝寨」——急促的停了一分鐘，便又繼續向西開行了。

從徐州西行，鐵道的建築很是美麗。原來隴海路的本身是「汴洛鐵路」，從河南開封到洛陽，在光緒二十九年動工建造的，那時承造的是處在歐洲角上的一個小國，人家不甚重視的比利時駐華鐵路公司。後來，到民國元年，汴洛路向東西兩頭延展出去，向東從開封接通黃海沿岸的海州，向西計畫繞過六盤山直達甘肅的省城蘭州。這橫斷中國延長一千五百餘里的長線，仍由比利時承造，命名曰「隴海鐵路」。——因此沿線的建築，含着西歐的氣息。——青灰色的水磨磚牆，蓋着一個暗紅色的頂。墨綠色的大窗框上牽引着青色的樹藤。周圍，密密而瘦長的洋槐環抱着，好像一所別墅。叫人看到了發出親切之感。

看了一會風景，大家又回到房裏坐下，靠在沙發上；因為昨夜我幾乎熬了一個整

開闢中的隴海路



隴海路黃海正邊開的港泥挖船
隴海路孫家山山洞

夜，沒能安睡。此刻，隨着車輪的律動，我第一個便落入了睡鄉。在呼呼中，隱隱的聽得他們正談着天。

當我醒來時，車已停了。可染探着窗口，朗讀站臺上的牌子：

「楊樓」

我便跳了起來，走出房門，看見在另一條軌道上停着一列很長的車，有五六個車頭，拖着。在每一輛機車上，都顯明的寫着「北寧」兩個字。後面接連着有二十幾節車廂。

一個疑問便發生了。「怎麼北寧路上的車會駛到隴海路上來的呢？」我們便去

問茶房老溫：

「嘿！嘿！」

老溫惋惜似的輕笑了一聲。

「這車輛是從北寧路上逃難過來的，已經在歸德府擱了兩夜，這些車頭都是損壞了的。」

「那麼車裏坐的是東北難民嗎？」我們問：

「難民那裏有這麼講究的車坐，還不是那些北寧的護路隊嗎？」老溫說：

「笑話！北寧護路隊怎麼護到隴海路上來了呢！」

大家都同聲的歎了一口氣，接着對面的北寧列車便東駛了。後面附掛着許多頭二等車座，車廂裏滿滿的裝着一堆悠閑的軍官們，還有些女人孩子們，喝着笑着依舊是及時行樂。東三省的烽火是早已給他們忘掉了的，他們護着自己的妻子兒女，金錢財產，悠悠然的進了山海關過昇平日子了。這一羣便是所謂北寧路的護路隊。

我們再看那車時，有幾處的玻璃都已粉碎了，車頭的鐵包皮上儘是窟窿，這可以想見當時日本飛機轟炸北寧車的慘狀了。

北寧車出了月臺，我們的車接着也就前駛，在轟轟隆隆中，經過了黃口李莊。大家的肚子裏都感到空虛了。光壽摸着錶，瞧了一眼，說：

「該吃飯了！」

於是便叫老溫到前面餐車上去叫人來備飯；老溫答應着去了不多時，後面跟來

了一個鬥雞眼的飯司務。我們點了菜，老溫收拾東西，準備擺飯。

這時已近正午，窗外的天又像陰，又像晴，大氣中好像有一束鬱燦在燃燒，感到異樣的氣悶。一會兒，飯來了，大家都大嚼起來。平生第一次嘗到了海州的大龍蝦，味道不惡。

飯罷，車已在碭山站的月臺邊停着。碭山是個較大的站，停的時間比較久些，大家都想下車去透透氣；光禱第一個跳下月臺，口裏吶喊着：好像誦着舞臺上的臺詞：

「碭山！我的第二個故鄉！」

因為他以前曾在此地做過事，舊地重來，好像投入了一個親人的懷裏，格外的感到真切可愛，他竟興奮得忘形了。

碭山是一個著名的水果產區，尤其以「碭山梨」為最著名，可惜當我們路過的時候離開梨落的季節還早三個月，否則少不了又可大嚼一頓。

天空裏灑着細細的雨絲，漸漸的密了。我們只得回到車上去。大約停了半個鐘頭，又繼續的前駛。

從陽山再過去是楊集，楊集是隴海路在江蘇境內極西的一個小站。過了楊集，便是河南地界。因此當車子駛過楊集車站時，大家都在仔細的查看地圖。

「看啊！這裏有一條白色的分界線。」

我獨自靠在窗口叫喚起來：實在，我是一個人太無聊了。

接着，可染和增善都奔出來，懷着一團信任，急促的問：

「在那裏！」

我忍不住笑了起來，他們知道受了我的騙，都陪着我笑了一陣。但仔細看看窗外，的確和江蘇境內顯然有些不同了。鐵路兩旁已沒有成列的洋槐，田野裏也呈着荒枯的景色。雖然在地面上沒有一條分省的痕跡，但天然的景物却好像劃了一根線條似的，完全改變了樣子。

老溫

老坐在車廂裏，實在有些不耐煩，一靠上坐墊便想入睡，真是無聊。所以我和可染增善，總不願意坐在房間裏納悶，寧可挺着兩條腿，站在車角落裏談天。

這一回，我們找到了茶房老溫。

老溫是個四十多歲的北平人，長於世故人情的，懷着一張「很有把握」似的臉，默然的靠在窗口伺候着。

「這是黃河嗎？」

我們發現在正北有一條長堤。各人用望遠鏡偵查的結果是堤上還建着好幾個村莊，隄再向北去，便看不見了，只露着一叢叢綠油油的樹梢。於是大家都去請問老溫。

「是的！」老溫說：

「有水沒有？」

「那裏還有水？這是只剩了一個河底啦！黃河水早已在幾千年前跑掉了！」

老溫說著好像曾經看過黃河的水遷移過似的：

「你不看見那河底都長滿了樹，人家已經種了地嗎？」

「噢！原來就是淤黃河！」

我們都恍然大悟。因為在徐州城南城北都圍繞着淤黃河的故道的。

「這還不知是什麼朝代，黃河就搬了家，反正這是神仙的事兒，咱們都管不着！」

老溫又補充了這麼一段。

談着笑着，車子已越過兩個小站，前面已是商邱縣了。

商邱縣自古便是一個軍事的要衝地帶。從歷史傳說中，帝嚳建都以後，歷代相傳，

便成爲征戰鬥爭之地。

老溫告訴我們，商邱縣便是歸德府。於是大家的記憶中便泛出一個歸德之戰的

幻影來。

大概是民國十九年吧！老馮的軍隊曾和中央軍在歸德附郭惡戰了一場。中央軍的教導師全軍覆沒在馮軍的地雷爆裂中；這回戰爭，在中國戰史上造成了一個慘烈

的記錄；這樣以中國人買了外國的鎗砲殺中國人，同時糜費了許多財力和人力，不知到底爲些什麼？

「歸德府都給打仗打窮了！」老溫說：

的確，百姓們要求的，只要不再發生戰事，但那些帶兵的官兒們，偏偏不這樣想。因爲一打仗，百姓雖然窮，官兒們的腰囊却肥滿了。所以我們中國永遠不會消弭戰爭，而歸德府便更得窮下去。

大家昂首望着窗外，一羣小販們嘈雜的正在叫賣。車站的北面有一列荒涼的市尾，顯得很衰落似的。

「這歸德府從古便是個戰爭的地方呢！」老溫說：「記不清是那一朝代的事，有個張巡爺曾經和賊兵在這裏拼過死戰！」

大家的記憶都回想到一千多年前，歷史上唐將張巡死守睢陽城的一頁：

——在唐朝末葉，玄宗皇帝愛着寵妃楊太真，整日夜在後宮裏鬧着唱霓裳羽衣，把國家的大事都交給了外戚官官們。楊國忠以國舅兼握了相國的權威，於是天下大

亂外藩安祿山和史思明集了數十萬衆造反。把大唐天子從長安擡到四川省，楊貴妃在兵馬倥傯中到馬嵬坡自縊了；賊兵從洛陽開封一直向東推進，張巡合着許遠雷萬春南霽雲等在睢陽城死守。賊兵鐵桶似的圍着幾重，經過幾個月的光陰，睢陽城裏絕了糧，吃盡了樹皮草根以後，勇敢的張巡爺便把自己的愛妾殺了，給部下的將士們做飯吃。結果，在救兵還沒有趕到以前，睢陽城便給賊兵攻破了。張巡許遠一行人等，都給賊兵用了極刑處死。睢陽城雖破，因為經過了幾個月的相持，唐朝的大兵不久便把賊兵消滅了。江淮的半壁河山都藉着張巡的拼死，賴以沒遭賊兵的蹂躪。民衆們在感激中都紀念着張巡，在各處都蓋起廟來奉祀他，尤其是在江南一帶，無論城鎮或鄉下，到處都有「張中丞」的廟屋，其勢力超過佛殿以上。沿傳千餘年，江南各鄉中，張巡爺依然是握着神的權威受鄉民的禮拜——

我們遙望着這曾經血戰的古睢陽城，腦海裏飄浮着一片英雄崇拜的憧憬，在車輪蠕動中，便和商邱站——大家稱呼它「歸德府」——歷史上的睢陽城——分別了。

從商邱再西去，經過「小壩」「柳河」兩站，柳河也是軍事重地，北伐軍當年的

多。一次柳河戰爭是很有聲色的。那裏著名的出產是木材，每年向隴海路沿線輸出得很

從柳河再向西去，便是民權縣。

「民權」是國民革命軍奠定中國後的一個產兒。以前並沒有這個縣治。若要推究它的歷史，那末它過去的名字叫「李壩集」是屬於睢縣的一個莊村。在民國十七年，劃了睢縣和寧陵兩縣的地方，設立了「民權」縣治，直接隸屬於河南省政府。所以睢縣和寧陵是民權的父母縣。民權是新近產生的一個時髦孩子。聽說民權縣也很窮，原因也是爲了戰爭。

從民權越過了「野雞崗」站，再過去便是內黃縣。

當我們向窗外探望的時候，只看見一片荒地，疏疏落落地長着幾根麥桿子，又小又瘦，可憐得好像一羣乞兒；地面上滿鋪着一層灰白的土，遠望去，真好像一個「稀毛鬍鬚」。有幾個農夫正在困苦的工作着，再看，村莊上建着冷落的幾幢住屋，莊前莊後儘羅列着許多墳墓，顯然似一個死的世界。

於是我們又問老溫：

「怎麼這裏的地都不長莊稼的呢？」

「地薄，有鹼，怎麼能長莊稼呢？」老溫反詰。

「你說這地裏有鹼麼？」我問。

「是啊！你不看見地上儘是白色的土麼？老百姓們把泥土括下來，放在鍋裏一熬，便變成鹼啦！」老溫說：

「這倒也奇怪了！那麼這裏的鹼，一定便宜得很啦！」

「鹼便宜啦！又不能當糧食吃，這地方的老百姓才苦呢！」老溫說，他一面搖了一搖頭。

「這幾年來，這一帶的老百姓們都逃光啦！」老溫含着興奮的一張臉。「先前這地方的住戶也是很富的，後來，連年的打仗，軍隊一到，把老百姓們的牲口都搶走了，男人家拉去當伕子，這麼一來，把地都荒了！人都殺了！這地方就窮了！」

「那末後來呢？」

「後來在軍事結束以後，老百姓們都落了一雙空手回到家，房子毀了，牲口沒了，傢伙叫軍隊劈柴燒鍋，地就沒法兒種，也沒錢買肥料，一來幾個荒年，上面官廳裏又加着重重的稅，就使種了地的，還不夠完錢糧，那里還來吃的呢？所以只得出外逃荒去了！」老溫下了最後一個結論。

我們聽完了老溫的一段話，看看窗外那荒涼的一片地，不禁歎了一口氣，默念着孔老夫子的一句話——「苛政猛於虎！」——

狂風暴雨

一天沒有透露過陽光，這時已快近六點鐘，天色顯得格外灰暗。窗外，田野中吹着呼呼的風，夾着絲絲的雨。

大家真有些倦了，因為從上車以後，大半的時候，是消磨於直立在車角頭談天。尤其是我和可染增善三人，在房間裏坐着的時間，實在太少，所以這時候，也格外的覺得疲倦起來。

一走進房間，三個人互相假依着，六隻眼睛漸漸的失了神，隨着車身的顛動，不知不覺中，各人都平穩的睡過去了。

忽然，在夢中，覺着大雨淋頭，驚叫着醒來，房間裏已經有老溫來上了燈。——（隴海路的列車中，是照例沒有電燈的，頭二等車，每個房間裏點着一盞銅美孚燈，三等車，在一輛車裏掛了一隻風燈，似明似滅的，好像一團鬼火。）——在黃暗色的光亮下，聽得狂風掠着車身怒吼，暴雨已從鐵絲窗的空隙中箭一般的飛射進來。於是大家都驚

醒了。連忙闔上玻璃窗。只看見窗外的樹木，在雨中搖曳着好像一羣披髮的孩子，狼狽的彎着腰在掙扎。

車已在蘭封站上停下了。

大家默看着窗外的雨水，忘掉了疲倦，忘掉了饑餓，直到車子又冒着狂風駛動時，光濤便提議吃晚飯。

在火車上聽雨是夠有意思的，一片水響，把機輪的聲音都沖散了，大家都好像犯了「重聽」，對面講話只看得嘴巴動，却聽不出聲音。淡淡的燈光淺照着好像在做着夢。

茶房把菜飯遞來，菜比中上吃的要豐富得多，龍蝦片夠嚼一個大飽。吃完了晚飯天更黑了，室內便顯得光亮些。窗外的雨也漸漸的息了聲，談笑又開始活躍起來。

光濤懷着一張酒紅色的臉，開始演述他過去的生命史。他背誦着他小學時代的第一冊課文，他重讀五四運動時囑着學校當局拍發的通電。他談着人生，談奮鬥，於是大家又落入一個緊張的情境中去。

增善忽然哼着上海小曲，引得大家都笑起來，於是室內便轉入一個歡笑的場面。光濤引着喉嚨，歌唱着「大鼓書」。在一陣雜音交奏中，光濤突然停了聲，好像一輛放足了馬力突然煞止的汽車，他掏出褲袋內的時錶，向大家打個照面。錶上正指着十點鐘。原來車子已經駛過了兩個小站：一個「羅王」，一個「興隆」。離開封只有一站路了。

「十點鐘了，睡吧！我提議，

「睡吧！大家同聲的應和着。

「可是……怎樣睡法呢？」光濤一查人數有五位，臥舖只有四隻。

「？」「！」大家都訥然。

「一個人睡在地上好了！」可染說：

「誰願意睡在地上呢？」汝熊反詰：

「睡在地上也不合式，還是兩人合睡一個舖，其餘三人，一人一舖。」光濤說，他好像計算着一個算術題。

「那末誰願意兩人合睡一個舖位呢？」汝熊又非難的說。

這的確是一個很難解答的題目。我們盤算着，在我們五個人中，至少要有「 $\frac{1}{2}$ 」睡在地板上，或是「 $\frac{2}{5}$ 」合睡一個舖位，才能解決這個懸案。

「抽籤吧！」我提議。

「贊成！」大家附議。

光壽照例經過了大家的諒解，讓他一人睡一個下舖，因為他今天講得太吃勁了，還留着三個舖位，四個人來分。

協議的結果，請可染寫籤碼，籤共四張，分兩種寫法，兩張寫「1」，兩張寫「2」，抽着「1」的獨睡上舖，抽着「2」的合睡下舖。

可染在車的一角上秘密的寫好了籤碼，揉成四個皺紙團，向桌子上一扔。

「\……」

大家用力的向桌上的紙團拈去，好像一羣餓狼猛撲一匹小羊。每人手裏都拈了一個紙團。戰戰兢兢的，像賭徒掀開「搖寶」的盆盅似的，懷着一顆徼倖的心，把紙捲

撕開來看。

「一」我第一個得意洋洋的喊出來。

「一」可染接着來個回響。

那就不用說了，汝熊和增善都得了「2」，是要兩個人合睡在一個鋪位上面。

於是大家便忙亂的收拾東西，把箱子裏的毯子都取了出來，叫了老溫，把兩個上鋪打開，我和可染將身向上一登，上去了。俯首看着增善和汝熊倆，他們正在安排着怎樣合理的拼睡，我們都笑起來了。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睡慣了平穩的眠牀，一旦換上臥鋪，好像失了慣性似的，閉上眼睛總也睡不着。車子已經在開封停下來了，於是大家又活躍起來，我和可染在上層俯伏着，掀開了窗窗帘，在窗隙裏張望着開封站的一角。強明的煤汽燈的白光，耀耀地照射着，地上映着一個瘦長的列車的影。

可染是曾經來過開封的，他便大談其開封的古蹟和名勝。

開封是宋朝的京都「汴梁城」，汴梁在宋朝被稱作東京。那時中國有兩個京城。

的稱謂：「東京汴梁」、「西京長安」，正好像我們以前稱呼「南京」、「北京」一樣。北宋便建都在東京汴梁城，讀過水滸傳的人，定能想到在水滸上描繪的東京是怎樣的一個繁華地方！

「有大相國寺嗎？」我問可染。

因為我記得在水滸傳上，花和尚魯智深曾經在大相國寺的菜園裏和衆潑皮打過架的。

「有的！」可染回答：「有趣極了！大相國寺好像上海的城隍廟，什麼耍子都有。現在已經改名叫中山市場，把殿屋都改成了革命紀念館；那完全是老馮幹的。在大相國寺旁邊，還有一所人民會場，大極咯！可以容納好幾萬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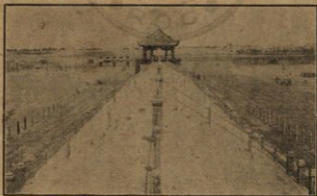
可染又講：鐵塔的建築是如何的美麗，韻亭的式樣是如何的壯偉。使我戀戀的眷念着這北宋的古都城，恨不得下車去過一宿。

車在開封停了有半個鐘點以上，換了一個車頭，然後又向西駛動了。在一片白熱的燈光下，我們又匆匆的離開了開封站。



開 封 龍 亭

開 封 華 北 運 動 會 會 場 全 景



老溫進來拈暗了燈，把門帶上，在若明若暗中大家都靜默了。隨着車輪的律動，呼呼的尋着旅途的夢。



汜水日出

德 卷 卷

車輪機械的叫着軋軋，

鼾聲幽然的節奏着，

大地無聲息的轉動，

黑色的天從暗灰中吐露着白霧。

宇宙在歌着神秘的一章詩；

夢魂

挾着疲勞飛出了天外去。

卷 卷 卷

這是一個車中的夜，睡得昏沉沉的人們，滿室中吐着憂鬱的氣。也不知道已經越過幾個站臺，西進了多少路程，大家只是仰着頸子呼呼的睡。

車中的夜宿是夠有意思的，規律的顫動，把舖位形成一隻搖籃，好像重投入嬰兒的夢中，落在母親的懷抱裏一樣，感着異樣溫甜的滋味。

東方漸漸的吐着白色的光，大地奏着黎明的小曲。

「Y……Z……」我第一個醒了過來，腿上奇癢，舖位內怕都是臭蟲，一夜來兩腿
上咬得盡是疙瘩！

燈光似乎顯得更淒黃，敵不過窗外晨光的照耀，我獨得可憐！我偷偷的拉開頭邊的窗簾，從窗隙中向外窺探了一眼。

——啊！外面是多麼可愛的一個境域啊！

「起來！外面是多麼美麗的一個地方啊！我高叫着，

可染第一個應聲爬了起來，本能的掀開他頭邊的窗簾，他喊得更高聲。

「多麼好看啊！」

接着，下舖的三位同伴，悉悉索索的動起來。汝熊揉着兩隻焦黃的眼，把房門打開了，大家都一哄的擁到車廂下。

這是一幅最美麗的圖畫，現在是呈露在我們的眼前；那裏緒色的土層峻峭的壁立着，接着灰白的天，像是用利斧劈過了的，連接不斷。像上海的摩天大樓，一幢一幢，浴着滋潤的雨色。

在土層的中間，便是深深的一個谷，滿佈着新綠的樹，樹梢上吐着白煙，好像八大山人的山水幅。

那時候，太陽還浸沉在雲海裏，東天泛起一片魚白色；愈顯得眼前的世界好像一個仙境，一個幽美的夢。

車已駛入一個土層的隘道中去了。兩邊盡是壁立的土山，機輪顯得更嘈雜加足力量在狂駛着，大家看得有些呆了。

不久，車已在前面的一個站臺上停了下來。在紅色的磚牆上畫着一個白色方塊，上面寫着「汜水」兩個字。大家都知道已經到了離黃河最近的汜水縣了。

那汜水車站是矗立在路南，它完全是一座中國古式的建築：紅色的瓦覆着紅色的牆，牆頂四周露着朱色的圓柱頭，好像一座小宮殿。背面倚着壁立的土層，自然的打

成了一個圍牆，這是顯然和東部的河南大不相同了。東部河南只是一個平曠的原野。從鄭州向西來，地土受了黃河水的沖積，變成一個參雜錯綜的形勢。車站的式樣也完全帶着一般的古香氣味，和昨天所看見的幾乎要相差了一個時代。

原來這一般鐵路的年紀要比河南東部的鐵路大上十二年，所以一切的設備，都含着老式的色彩。

「看黃河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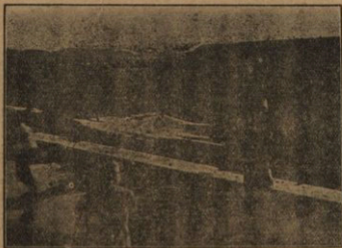
汝熊架着望遠鏡，正在向北面探視。

「黃河不錯！」

老溫交叉着兩隻手點點頭。

於是，大家又捨棄了路南的車站，來看北面的黃河了。果然在離我們幾里路的山間，有一流白漫漫的水，浮盪在雲間。

太陽的第一線光刺向大地，眩照上來了。滿天都是紅光，滿地鋪遍了金色。雨後初晴的汜水站兩旁，格外顯得嬌媚。好像一個健美的少女，在清晨溼着「日光浴。」



景遠河黃面上——出日水泥
縣水泥的上層精冲河黃在築建



前面土山的崗巒起伏中，陽光夾射着，一面光亮，一面陰暗，襯托着遠遠的黃河。在白色的雲霧中，可以看見水的泛光，好像一片碎銀子。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我歌着王之渙的詩，路旁的小販踏着水漬在叫賣，大家都覺得有些餓餓了。

車在汜水站約摸停了五分鐘，我急促的拉開鏡箱在窗口向遠處的河山照了一個相，車便向西駛去了。

從汜水站過去，兩旁的景色更好看了。好看得入了神化之境，你能相信我這支筆實在是難於來描繪這種境地。你看那兩旁的山，峻峭的壁立着。太陽的光照射過來，發出一重威嚴的氣息。

我們仰着首遙看那頂點，滿山都是窟窿！

「這是什麼洞啊？」我們問：

「人家的住屋啊！」一個揚旗夫回答：

於是，大家懷着驚奇，凝視着這些山間的居穴。那是一層一層的山，滿佈着一層一層的洞，從頂一直到山谷。遠望去，好像一座大樓房。最奇妙的，在每層的洞頂上，都種着莊稼。

我們快樂得拍手，贊歎觀止，好像一羣瘋了的孩子。

「看那邊有人在耕地呢！可染指着一個正在流駛着的山谷間。」

果然，那裏有人在耕地，扶着一柄犁，一頭黃牛拖帶着。那個人好像一隻螞蟻，那頭牛好像一隻小蟲，在微微的蠕動。

土穴前已照滿了陽光，近處有許多人都荷着犁耙到田間去。谷間流露着一陣清挹之氣。這真是一個天外的世界，世界外的天。我凝視着那山谷，那山谷裏滿佈着的土穴，那土穴前麥田裏悠閑工作着的農人，默念着擊壤之歌：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何有於我哉！」

「轟……」「轟……」

機輪驟然爆炸似的加高了音度，含着震激性的刺入耳鼓；接着眼前忽然陰黑起來。那些土山、溪澗、人物，一切都消失了。原來車子已駛進一個山洞。大家默然的看着烏黑的窗外，失了神似的露着強笑。在黑洞中流駛了約摸兩三分鐘，漸漸的露出光亮來。最後便豁然開朗。眼前又復現着那些舊景。過了山洞的土山，更險惡得可愛，大家凝着神，一句話也不講。

「轟……」

接着又是一陣陰暗，車又駛進第二個山洞。

「好奇怪！又來一個山洞，真有趣兒！」我說。

「前邊兒多着啦！一共要經過十一個山洞呢！」

一個搗旗夫插嘴，他是一口北平音。

「一共有十一個麼？」

大家不禁咋舌了。

「好像大的工程啊！」

前面的山勢越來越險。車有時一面隨着壁立的土山，一面俯視着峭崖的深谷，好像在一個棧道上行。有時兩面都是百尺的峻崖。那些黃土層好像經過大鐵鏟切過似的；崖壁上掛着水痕，好像在一個松濕的衝衝中駛過。在千般變化中，猛烈的穿過了十個山洞，好像一羣山羊逃出了惡狼的巢穴。車行漸漸的鬆緩起來，最後便在一個站上停下了。

李青田

「鞏縣」紅色的牆上露着的白石灰方內寫着。

這也是歷史上一個很古老的城，它最早在夏朝被稱爲「有洛國」。因爲它的位
置，恰好當着洛水從黃河衍支的地方。從漢代起，才有了鞏縣的名稱。那地帶離黃河很
近，歷年來受了水力的沖激，把地土積成一片沃野，閃耀着棕色的光的土山，山內圍着
一小片平原，人民是在山內過着部落生活。

車站正設在兩個峭壁中間，停了車，能看到北面的土壁屹立着，那些壁腳上都安
着門，門裏開進去，便是天然的住室。

車停了約摸有十分鐘，又向西駛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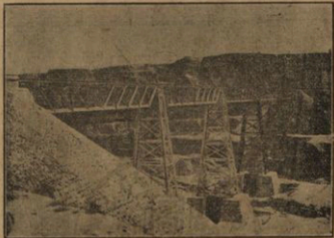
現在，太陽已經升得很高，那金黃色的光，普照着大地，連幽暗的山谷中也蒙上一
層光澤。潑了油似的綠樹，在山間欣欣然的歡迎我們，澗水悠逸的流着，奏着琤琮的小
曲。

從汜水西行，鐵道的建築完全是穿鑿了山洞前去。從鞏縣再西去，全是打山頭上架越。可以說從汜水過來多山洞，鞏縣西去多橋梁，不過那些橋梁下面照例是沒有水的，只是一片低原，若從車廂上向下望去，好像一個枯旱的深淵。那些淵中，有人家有麥田，有樹木，當火車在橋上駛過的時候，那一片低原上的人家，都會急急忙忙的從他們的巢穴裏奔出來，仰着頭，注視着，好像看一架飛機在空中掠過。

現在，我們是在那些橋梁中最偉大的一座上駛過了，這便是隴海路全線有名的「五一公里鐵橋」。你可以看見，那橋面是高懸在兩個山頭之間，純鋼煉製的四座橋樑，又瘦又長，支持着橋面，遠望去好像無線電臺的鐵塔。當火車在上面駛過的時候，發出一陣盪然的鳴聲，山谷裏傳出一片回響，好像集合了萬種樂器，合奏着一支驚人的交響曲。

車行的速率漸漸的迂緩，小心翼翼的從橋面上駛去，我們探首窗外去，只看見輪底下數十尺深的地面在流動，想像中，好像一架飛機快要着陸時一樣的感覺。

車駛過了五一公里鐵橋，到達了對面的一個土山頭時，遠遠的望見在一脈高原



視側橋鐵里公一五
視正橋鐵里公一五



的頂線，露着一座工廠的影子，幾個並立着的煙囪，正在迷糊的冒着黑煙。

「咳！怎樣前面有一所工廠呵！」

我驚奇的問：因為在一路上來，我們所看到的穴居野處的情形，真想不到會有一個工廠出現的。

「不錯！那是一個兵工廠！」老溫兒回答。

「兵工廠！我有些不明白。」這是個什麼去處呢？」

「這是鞏縣兵工廠。是當初吳佩孚造的。」老溫兒悻悻得意的神色。「除了東三省瀋陽兵工廠和漢陽兵工廠以外，這個兵工廠也算有名兒的。」

於是大家都注視着前面那一片黑色的廠屋，鐵道向西南拐着灣，漸漸的那兵工廠的影是顯然了。一片紅色的建築，雄偉的矗立在鐵道的右面。不多一會，車子在一個站臺上停下來，那兵工廠恰好位在站臺正北的數百步外，另外接着一條分軌，可以直達廠屋門前。

這個站臺的名字叫「孝義。」

車停了以後我們問老溫：

「這裏要停多少時候？」

「得半個鐘點吧！」老溫說：「因為這是一個較重要的站，車頭要駛到兵工廠前去裝煤，耽擱的時候多一點！」

於是我們都想活動活動。當光禱說着「階們下去溜溜吧！」以後，大家都爭先恐後的從車上爬下去，好像一羣出籠的鳥的確，從昨天上午十點三十分上了車，到現在至少也有二十小時了。我們是等於困居在一間狹窄的牢裏，要不是人多熱鬧，真要悶出病來了。

現在，我們是跳躍着，登上了孝義站臺上，一夜來悶住在心口的宿氣，此刻都在陽光中吐盡了。

我們從站屋旁邊，轉向後面去，爬到一個土墩上，細看那兵工廠的形勢。在土牆邊，我們碰到了一位有趣的老頭兒。

他戴着一個麥桿織的涼帽兒，圓圓的帽簷，向上反捲着，好像渭水濱釣魚的姜太

公他是一個六十多年紀的鄉佬典型，長着清秀的一撮白鬚，身上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大馬褂，釘着古式的大銅胡桃扣，一條大黑布袴，袴脚是紮着的。蕭洒的立在站臺後的土牆邊，東張西望，獨自個在出神。

「嚙！老先生你是這孝義地方人嗎？」光濤先去搭訕他。

「是的！我就是孝義村上人。」那老兒打着一口河南土話，質實而沉重的口氣，一個字也不含糊。

「你一定是當村上的村長咯？」光濤開着玩笑說。

「不是！」那老兒笑了一笑，露出一口殘缺的牙，他好像是有些被人恭維錯了的不好意思。「我們那兒配當村長呢？」

「我看你的樣兒真像一個村長，你要不是個村長也定是個村上的老先生。」光濤說。

「豈敢！」老兒滑稽的笑了一笑。

大家看過了目前那庫兵工廠的偉大的形影，都轉過臉來，集中在那位老頭兒身

上去，於是那位老兒幾乎被我們包圍住了，他也怪高興的，一路從土牆邊漸漸的走向月臺前面。

「你識字嗎？」光壽問。

「識字！」老兒回答。

看他的樣子便是文質彬彬的，好像一個滿腹文章的鄉下佬兒。

「你貴姓？」

「李——木子李！」老兒解釋著：他用食指在手掌上畫了一個「李」字。

「大名？」

「是問我的名字叫啥嗎？」

「是啊！」

於是，他把左手的大衫袖撩起，在那皺痛的臂面上，露出三個青紫色的刺花的字。

「噢！原來你叫李青田，好一個文雅的名兒！」光壽說。

「孝義村離這兒有多遠？」光壽接着問。

「三里地。」

「你做什麼生意呢？」光濤談得入味了，索性調查他的家世職業來。

「你說我做個啥事？我也不做生意，年紀老啦！每天出來溜達溜達，看看站臺上有沒有差事，要是有客人下來，便去幫個小忙。」李老兒說。

「你家裏還有兒子嗎？」

「有四個！」李老兒伸出四個手指，含着很得意的神色。

「全福有孩子了嗎？」光濤問。他真也像一個有年紀人似的，和他叙起家常來了。我們都出神的站在一邊笑。

「都娶了媳婦，養了兒子啦！」

「老太太還在嗎？」

「還在一起！」他傍着一張神祕的笑臉。

「兒媳婦多了，家庭很難處啊！」光濤說：

「那倒還好！不過現在的女孩子不比從前了。都會說懶做，我每天一清早起來，她們

還是躺着。我便拿着漱口水在院子裏高聲打「格格」。這麼一來，把她們都弄醒了。不好意思再躺着，一個個便起來了。」他說了一大篇，接着是他滑稽的笑。

站臺上立着的閒人，和車上探着首的兵士，聽得都笑了起來。李老兒越說越高興，他扯起兩個袖口，眉毛向額際一揚。他又繼續的說了：

「我的兒子在兵工廠裏做活，那廠真大呢！都是造的新式快鎗，可了不得！」
他一面說，一面指着那北面的廠屋。

「當初吳司令來到河南，他就住在兵工廠裏了。吳司令真好，真愛老百姓。沒有事兒，他便打兵工廠裏出來，一個衛兵也不帶，溜達到咱們孝義村上來。一點也沒有當官兒的架勢，看見咱們老百姓，便扯着談起天來。」李老兒談出了神，把多年前的些許舊事都重提起來。

「你說的那個吳司令就是吳佩孚嗎？」

「不錯！吳司令，吳子玉司令！」他是含着一團忠誠的信仰的神色，解釋了再三，他又開談了：

「當初吳司令被革命軍圍困住了，東面起汜水，西面起黑石關一帶，都叫革命軍佔去了。吳司令便整天鎮守在兵工廠裏不動。外面的敵兵也不敢進逼過來。這樣困了有一個月，外面沒有救兵到，於是他就把隊伍解散了，每人發他們遣散費。自己帶了衛隊，向北邊退去。老百姓的東西一點也不許動。」吳司令真是個英雄！李老兒好像中了瘋狂似的，追叙着過去的往事。

「這兵工廠造了幾年啦？」光濤問。

「亦有十幾年了吧！可記不甚清白。反正這兒是個軍事要地，所以當年吳司令便在這兒造了一個大兵工廠。你看這一帶的山，敵人是不輕易攻得進的。」李老兒說。

我們隨着李老兒指點着的四週看去，儘是一脈崇山，生得確是險惡。

孝義村

孝義站古老式的房屋前，配照着一位古老的李青田，從他口裏演述着一頁一頁古老的舊事。我們對於這古香古色的河南，發生了異樣的趣味。尤其是對於目前那位指手畫腳的李老兒。

他問我們從那裏來的。我們回說是從江蘇來的，他又問光壽的名字，光壽檢了一張名片遞給他，他眯着眼睛朗讀了一遍。

「原來府上是江蘇徐州，江蘇真是個好地方啊！」他贊美的說。

「還不是彼此一樣！」光壽回說。

「這裏去徐州很遠啦，有二千里地！」李老兒說。

光壽偶然想起在舊劇中有一齣「孝義村」的故事，他便請問：

「這孝義村是怎麼得名的？」

「你說這孝義村嗎？那可說來話長呢。這孝義村是個有名的古村啊！」

「這是當東漢的時候，皇帝在洛陽坐朝廷。這一帶的村莊都是京城的地。那時，這村上有兄弟三個：老大叫田真，老二叫田廣，老三叫田慶，他們三口子勤勤懇懇，在莊子上起了一份大產業，後來這兄弟三個，因為一有錢，便漸漸的疏遠了。各人又都娶了媳婦兒，聽了自家媳婦的話，不免鬧起小見來。不是老大說：「這份家私是他一手掙的，」便是老二說：「有這些田地全是他的力量。」你爭我奪，家庭裏鬧得不安穩起來。於是老大田真說：「我們把這一份產業分了吧！看大家均分了，誰再有話說。」那老二老三是巴不得，老大說聲分家。於是大家便都應承了，把田地房產，都分爲三股，老大老二老三各人得了一份兒，沒有話說。

「這田家屋前，祖上傳下來長的一棵紫荊樹，高高的枝葉，蔭遮着宅子。這兄弟三個便想了，好大的一棵紫荊樹，分給誰呢？」

「老大田真說：「應該屬於我，因為我是長子。」那田廣田慶那里肯答應呢？同聲的說：「那怎麼使得！這是祖宗傳下來的，大家有份兒，那能給你一個人獨佔了去？」

「於是兄弟三個吵鬧不休。」

「沒有法兒想咯！於是田真說：『不爭了罷！把樹斫下來，分作三份兒均分！』那老二老三當然答應了。當晚議定了，說明在明天一清早起來斫伐，稱了斤量公分。

「誰知，怪咯！一到明天清早，本來那棵長得綠油油的紫荊樹，忽然枯死了，好像用火燒過一樣的焦黑，再也沒有從前那末長得好看了。那兄弟三人，各執了一把斧，走到樹下來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樹已不等到他們去斫伐，便自己枯死了。於是感動了那位老大田真，他丟下斧頭，抱着樹幹哭起來，對兩位兄弟說：『這樹本來是一個根上長的，聽說我們要把它斫做三段，所以它便枯死啦！現在我們整天鬧着分家，我們不是本來從一個爹娘傳下來的同胞手足嗎？現在要一分三家，那我們這輩子簡直不及一棵樹了。』於是那小兄弟傾聽了老大的說話，也都感傷得哭出來，大家扔掉斧頭，一同拜在樹根上說：『我們對不起爹娘祖宗，我們不分家了。』」

「誰知，更怪咯！當他們弟兄三人說完這句話時，那紫荊樹便應聲的繁榮起來了，仍舊長着滿枝碧綠的葉，開着燈紅的花。

「兄弟三個從此便不再鬧了，把所有的田地房產都合了起來，這一家子又像從前

一樣的和睦起來，而且格外親愛。那老大田真後來做了大官兒，一時義聲傳遍了天下，大家都贊揚他們，都替這個村起名爲「孝義村」。

李老兒說了一大篇故事，大家對於這孝義村的由來，懷着十分的趣味。這老兒在我們看來真好像童話裏的一個丑角。

「我說，以前這兒沒有修鐵路的時候，你們有事要上開封和洛陽，該怎麼走啊？」光

「那時候嗎？這裏都是些連連的山路，沒有洞的。人要上開封，便得騎了牲口去。那些大官兒們坐轎，或是騎馬。這前面的一帶山上都是驛道，那些過路人們都騎着馬在驛道上溜，要跑得快些，便在馬背上加上一鞭，那馬兒便使個勁兒跑快了，真威武啊！」李老兒說着，把兩腿跨開，做了一個坐馬勢，右手向旁揚着鞭，左手提在胸前，好像握了一根繩子似的，把身體不停的上下擺動，一面嘴裏還在說：

「要快走便多打幾鞭，馬兒便跑得快了！」

他的身體格外擺動得快，兩眼直視着前面。



李奇田一位幽默的老兒架着騎馬式



古式的孝義車站上

「要慢些溜，只要放鬆了轡口，溜達溜達！」

他正大得其勁，大約他以前也曾騎着馬兒在驛道上溜過的。我們對着這一位可愛的老頭兒只是笑，看他兀自擺着像騎馬架勢在擺動。光濤提議替他攝影留個紀念。他同意了，便退到一根電桿木旁邊，潤一潤鬍子，整一整反邊的帽，跨着坐馬勢，揚起鞭，勒着轡，我連忙拉出鏡箱，對了光。光濤在他旁邊笑着任導演，車頭已發出一陣急促的催喚聲。

快門一扳動，這位精神健壯含着幽默趣味的李老兒的影，便收入我們的鏡頭中了。照完照相，他便問：「什麼時候能看？」光濤對他說：「等我們到了江蘇洗好了再寄給你。」於是他便說寄到孝義村××店號轉交李青田收。

我們點頭，匆促的和這位李老先生分別了。

「再見！」我們同聲的說。

「再見！」李老兒含笑的送了我們一陣。

於是我們便重新踏上火車，李老兒抹下他的那一頂闊邊麥桿帽，雙手一拱，我們

對他揚手，車便急促的駛出了月臺，孝義站的影子漸漸模糊了，李老兒的影子便在模糊中消失了去。他大約是正在一步一步托着大圓邊帽迂緩的回到孝義村去了。



洛陽

大家不能忘懷於李老兒，雖然車子已和孝義站離得遠了，各人的腦海中常常盤桓着這個老兒的影子。

光濤把剛才在孝義站上和李老兒談天的一回事，出口成章的做成了一副章回小說體的對語：

「吳子玉被困孝義村」

李老兒車站說風情」

老溫兒又進來了，他替我們打了洗臉水，大家都雜亂無章的洗了臉，因為很早的起身，又在孝義站上就攔了一大會，這時候肚子裏餓得咕嚕的叫起來，光濤第一個忍不住，鬧着要吃早飯，於是餐車上又走來那位鬥雞侍者，他替我們煮了五碗麥片粥，端過車裏來，只聽得刀子在盤上打響，一會兒，大家都已吃個精光。

窗外的陽光更顯亮，大地懷着溫煦的氣息，吃飽了的我們，好像加足了油的機器

似的，又活躍起來了。可染踏上臥鋪，把一隻大皮箱打開，取出一把胡琴來。

這麼一來，光禱的嗓子立刻便癢起來了，他等不得可染和上弦，已經張着嗓門調起音來。

可染的京胡是得了名師傅授的，他的岳父是海上很有名的評劇家，他自幼得着他的教導，把一架京胡的確拉得夠味，光禱常常稱讚他，說他好像一根鋼絲，好像一個下霜的晨天，發出一片金鐵的聲音。

現在，琴調和着車聲，噪音跟着琴調，在一間小室內爆炸出來了。光禱第一支唱了「打鼓罵曹」這是他唯一的拿手好戲，大家都應聲喝采，把車裏的那些侍役和護路隊，都吸引到我們門口。於是他們兩人，一拉一唱，愈加來勁兒了。

這正是短短的一刹那，車已到了黑石關。我們正在奇怪這車爲什麼竟駛得這樣快，怎樣一會兒功夫已駛了一站路程？

老溫說：

「從孝義到黑石關只十一里地，所以一刻兒便到啦！在先前，本來孝義是不設站的。」

後來因為那里安了一個兵工廠，才添設了一個站。」

我們看着車窗外的黑石關站，望着這個名字實在有些生長，據說黑石關的天險，只要有一隊人守着，敵人是容易輕易攻進來的，這是李老兒在孝義告訴我們的話。現在再和目前的事實來作個對證，的確不錯；那黑石關南面臨着水，北面倚着山，形勢確是險要。

從黑石關站過去，這時大約已經在早上八點多。從昨天起程到現在足足已近二十點鐘，我們好像一羣關在籠內的小鳥，漸漸的感到無聊，由無聊而憎厭這個漫長的旅程。

無聊的時候只有探窗外望是比較頂有意思的，我們三個老搭擋——可染，增善和我——又站在北窗前了，正在站得有些不耐煩，老溫又過來了。

「到洛陽還有多少路？」我問。

「只八十多里地，還有三站路就到啦！」老溫伸出三個手指頭。

「車今天晚上一直開潼關麼？」

「不，在洛陽歇了，隔一天，後天再開回去。要到潼關去的話，明天早上七點多有車。」
老溫說。

「這路程真夠受的了！足足坐了二十個鐘點，還沒有看見洛陽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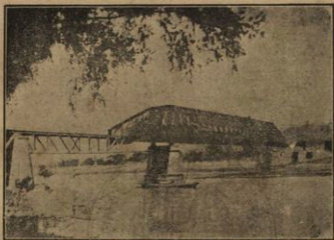
「前面不快到洛河橋了麼？」

「到洛河了麼，這就是通洛陽的洛河不是？」

「怎麼不是，看來！」老溫兒指着窗外說。

大家探首向窗外看去，車頭已經駛上了橋的東端，漸漸的發出「空隆」的回聲，好像閃雷作響！由遠及近，車已在倒懸着的鐵架中穿過去了。向下望去，洛河的水不分大，但却很清洌，有幾隻小船正在蕩漾着，河的兩岸是一片大平原，土山高岡是已絕了跡的。這景色竟有點像江南的運河，含着一種討人歡喜的氣息。

從洛河橋西駛，車子在一片大平原間狂奔過去，兩旁都是果樹林，望過去一片青蔥，農夫們正在果田中工作，有的在除草，有的在澆水。他們完全用井水來灌田，所以在這棵果樹到那棵果樹間，都有小的溝渠連繫着，兩畝田連接的中間都有大溝道，分割



觀偉的橋鐵河洛
人居穴多中層土黃的岸兩河黃



得很整齊。在那些果樹叢中間，也能看到許多麥田，田裏有一羣羣的男男女女都在收麥子。隨處都能看見綠樹圍繞着的村莊，一個大土圍子，茅屋頂上正在飄着炊煙，已是早膳的時候了。前面已到了偃師。

偃師在歷史上是帝嚳建都的西亳國，商湯和盤庚也在這裏建立朝廷統治他們的臣民。當商朝最末代的君王商紂昏亂的時候，周武王從西北起兵討伐，進迫到西亳，把暴虐的商紂趕掉了。當他建立了周朝的天下，便在那裏解散了他的部下，偃旗息兵的回到新都洛陽去，因此那古西亳地便被改稱為「偃師」了。

在偃師縣，歷史傳說中有許多有名的事蹟。那裏，城南四十里地有一座猴民山，山頂上有一間石屋，石屋前有一個放鶴池，相傳當周靈王的太子和他的師傅周浮邱公同遊於伊洛之浦，到猴民山吹笛，在七月七日的晚上，當月亮兒在星羣中露着蛾眉臉時，他便坐着鶴升天去了。此外，迂拙的伯夷、叔齊兄弟倆因為義不食周粟，而逃亡出去，采薇充饑終於餓死了的首陽山，便在東姑的北面。還有那商朝一代的名相伊尹，當他在田間受了商湯王三次的禮聘，幫助商湯王討伐夏桀，統治着天下以後，他曾在那裏

握着一代的威權，後來死了，便葬在偃師站的西面。那漢初反對劉邦的志士田橫，自殺後葬身之地，便在伊尹墓的旁邊。這些古蹟雖然已成了過去，但我們知道偃師縣確實也是歷史上的一個名地，恨不得中途跳下車，去探訪那些古國裏的英雄的遺跡。

火車在偃師站停了有半個鐘點，接着便向西駛動了。我們一路迎着田野的風，同聲的歌起「馬賽爾斯」這曲調和車輪的洪洪，一同廣佈到兩旁的麥田裏去，農夫農婦們都停下他們的鐮刀，悠閑的目送着我們西去。

「到義井舖啦！先生收拾東西吧！」老溫說。

「就到洛陽了嗎？」

「是過去只三十里地就到啦！」老溫說。

「我們在東站下還是在西站下？」

「你們上那兒！」老溫說。

「中原文化館。」

「中原文化館……」老溫好像不熟悉的作一個拉長的疑問口氣：因為中原文化

館在洛陽還不到半年的歷史。

「周公廟的中原文化館」汝熊說。他是記得大白來信封套印着的地址！

「唔！周公廟在城西，西站下比較近些；但是那兒荒涼，雇不到車，還是在東站下吧！下了車坐洋車穿城西去便到啦！」老溫作了一度打算。

「穿城玩兒也好！就在東站下吧！」光濤說。

當火車在義井舖站小停了一會西駛時，我們使手忙腳亂的收拾東西，準備結束這個二十餘小時的旅程。每個人的腦海中都在想像着洛陽，洛陽究竟是一個什麼形象，再隔半點鐘便能看個明白了。

老溫進來幫我們收拾東西，光濤遞給他五塊錢的小賬，他誠懇的道了一聲「謝謝！」

當大小不等的五隻箱子列着隊安置在一角以後，我們是無心再闖在車廂裏了。因為眼看得洛陽便要到了，大家都走到車梢頭上去站着看野景。

現在，洛陽東郊的景物，開始一幕一幕的在我們眼前展開了。那南面和鐵道並行

着的一行綠樹，便是洛水，在洛水西岸一片平坦無際的原野上，遠遠近近的縱列着許多村莊，奇特的，那些麥田裏，都高豎着碑牆，路旁圪頹了的石刻，地幔頭式的土塚，好像天空裏稀疏的星點，東西錯雜的在田邊隆起，這些都是古洛陽的過去的蹟象，現在已竟蕪的睡倒了。

大氣靜寂得像死一樣，懶懶的陽光無力的照着那眼前的陳舊的跡象，我們好像走進了一個古老的死國。

車輪儘在軌道上打滾，急促的前進，漸漸的，西頭顯現出一個城市的黑影，越行越近，火車慢慢兒緩，終於駛進了外揚旗了。

「洛陽」我們同聲的叫起來！我們已到了洛陽東站。

「下吧！」光壽最性急。

「有搬腳夫嗎？來一個。」可染提着他的箱，——一隻大號的手提皮箱，——他有些提不動了。

「有！」老溫說：「來一個人兒搬東西！」他對着月臺上一個穿青布衣服的小工說。

接着便有一個工人上車來，他很文雅的，接着我們手裏的東西。這情景只有隴海路上有，在津浦京滬路上車還沒有到站，便有一羣腳夫上來搶搬東西，好像強盜般的，有些地方甚而至於在未到站前的一個小站上，他們便跑上車來了。最可惡的要算津浦輪渡上。你若以前沒有經歷過，第一次帶了行李渡江，當你到達江岸時，一定會大吃一驚，那些腳夫們跟着輪船渡了江，在剛靠岸時，大家都一無動作，這時旅客們要叫他們取，他們也回說：「等一會！」只等那岸上的鐵路警察把哨子一吹，於是岸上船內守候着的腳夫，大吼一聲，一齊殺向前來，把旅客的行李像俄狼奪食似的搶着就走。措到了地方要需索兩毛三毛。在洛陽，我們非但沒有看見上來搶行李的腳夫，就是當他把我們四五隻皮箱搬到車站門口，我們賞他一毛錢時，他還恭敬的道了一聲謝。

「洛陽真是一個禮義之邦！」可染說。

中原文化館

洛陽的車站是一個光緒年間的舊式建築，房子很低小，進出口處有憲兵站着，當光緒到站長室去找史站長給他一封信後，我們便從站門向南出去。

第一眼看到的洛陽，雖然沒有意想的那麼好，但是也並不失望。那車站的外面是一塊大廣場，廣場的南面便是一路市街，高矮錯雜的房屋，客店的門面上裝飾了似通非通的白地黑字文句，這光景好像在什麼義俠小說裏描寫的中原舊式都市差不多。場上儘是黑泥巴，長得約摸有五寸深，我們踏着足趾走前十幾步，沒有再向前進只得停下來了。

「車吧！」「車吧！」一羣洋車夫爭嚷着兜生意。那邊靠着一列洋車，車上都架着一個長布篷，好像小灘上用的遮陽布，從車後一直擋到拉槓上，連拉車的也能遮着蔭影。

「周公廟——中原文化館幾個錢？」

「四毛。」

「少一點行不行？」

「你說幾個錢？」

「一毛！」

「太少了！至少給兩毛才去！」

「就兩毛吧！」我們都是一羣生客，不知周公廟究有多遠！

廣場上的人們都驚奇的看我們，我們的一列洋車，便從廣場穿過，向南面的一條小巷子裏進去。

昨夜一晚上的雨，把這古洛陽的市街弄成稀爛一片，黏糊的滿鋪着一層黑色的泥漿。當一列車輪駛過時，地而上不斷的好像怕癢似的發出吱吱的叫聲，木板上儘是污泥。

車夫們挺直了腰，戰戰兢兢的在這污泥大街上滑過，車行得很慢，街道兩旁有幾家中世紀式的客店，木格的窗櫺上，梅紅的紙條是已退了色的。店堂裏，掌櫃們，住家的，路上的行人，當我們一列車駛過時，一個個向我們注視着，從頭上看到腳上，他們的

眼色好像在說：「又是一羣什麼人物來啦……」其實從國民政府遷都洛陽一年以後，洛陽的人們的確已經享了不少的眼福，他們看見了一九三三式的摩托卡，新時代的政府領袖，這些會使他們迴想着皇帝聖明天子一類的故事，他們多引為無上的光榮。

黑泥漿路綿綿的亘亘不斷，車子折向西去，走上了一條荒涼的路，於是洛陽古城的巍然的城堞便在目前了。那城牆上顯明的描着大字的「味精」廣告，表示洛陽人的口味也已染上了摩登味道。我們已在洛陽城北的路上駛過，兩邊污泥地裏，有幾個蓬首垢身的老頭兒和老婦人——愛羅先珂所說的「夜之國的國王」——他們叩首攔路，有幾個還隨着車奔上來，伸出一隻烏黑的焦黃的手，「大爺！給我一個錢吧！」

走過那荒涼的路的盡頭，車又折向南去，於是那崇高的北城門的外郭，我們看見了。在城牆上建着一座古式的城樓，傲然的突立着。當我們快要經過那外門時，在那城門洞口站着兩排兵丁，嚴肅的托着鎗向我們注視着，他們並沒有要檢查，這大約看我們像五個什麼機關裏面的公務人員的緣故。

洛陽的每個城門都有兩重，建造得很雄偉美觀，進了城以後的街道，比較整齊一點，商店也漸漸的繁盛起來，也有許多玻璃櫥窗和洋式的門面了。在那些房子的門楣上，貼着時髦的「共赴國難」「勿忘國恥」等紅色橫幅，這或許是國民政府遷都洛陽以後的政績，但同時也能看見，和那些橫標語並貼着的「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小條子。這真是一個有趣的謎。

從洛陽北門進去的那條街，名叫北門街，從北門街直向南去，我們已到了城市的中心點，在那裏有樓房，大玻璃的櫥窗，每家店門口花花綠綠的懸着過街布牌，那一路可說是洛陽的「十里洋場」，確是熱鬧，幾家洋貨舖子裏面，留聲機器正在唱着不景氣的歌。

車子又折向西去了，一直循着街市駛出了西門。

西門外是一條廣闊的汽車大道，很是荒涼，遠遠的前面圍着一帶北邙山，荒野間散落着墳墓。這情景真有點像古詩十九首上的「出郭門直望，遙見邱與墓。」我們好像走進了一個荒古的夢中去了。

「前面就是周公廟吧！」在荒涼的大道旁有一片廟舍橫列着。

「不錯！那是周公廟！」一個車夫回答。

車已從汽車路轉入路南的一堵土牆缺口，過了土牆，那周公廟的房舍，更看得清楚了。

我們越過一個荒涼的園地，從一條土徑到了周公廟側門。

中原文化館是考試院的副院長鈕永建發起籌辦的，當國府遷都洛陽時，考試院借周公廟的房子辦公，後來考試院搬走以後，就把這裏成立中原文化館，館長是中國社會教育社的社員陳大白君，他僅僅只找了一位助手，在這古洛陽城西幹那復興中原文化的偉大工作。當我們在徐州出發以前，大白君曾有一封很長的信寄給總社申述他半年來辦理的經過，和古洛陽的如何值得一般教育界人們去注意。

「找陳大白先生！」光壽對側門邊的一位門崗說。

「請進去！」那警士說，他領間扣着考試院的領章，一手托着短統馬鎗。

我們這一羣便進去了。路上便遇到了一位南方口音的勤務，當我們說明了來意

時他便領我們到後面一列房子的正中一間接待室裏坐下來了。他自己去請大白。

隔了一會，大白來了。他戴着眼鏡迎着一副笑臉，一口南通話：

「好極了！他是想不到我們這樣快就到了洛陽的。當我們從徐州動身，也沒有先寫信通知他，現在，他是真出於意料，來了這一羣不速之客。」

大家寒暄了一陣，商議怎樣到白馬寺去。

「現在是幾點鐘了？」經過了車上一宿的我們，好像一羣隔世的陌路人，忘記了時間，昏懂懂的，好像走進了夢裏。

大白到隔壁辦公室裏去看了一眼，回來告訴大家。

「已經十點多了！」他說：「今天在這裏休息一個下午，車上的生活是很疲勞的。明天早上再出發到白馬寺去，在那裏耽擱一天回來。」

「最好是今天下午便去，在白馬寺住夜，明天上午再看半天便回來！」光禱是個急先鋒。

「這樣的行程太累了吧！」大白說：「從此地到白馬寺有二十五里路程呢。」

「乾脆的一鼓作氣幹去，出門總是累的。」光濤說：

「睡覺也怕不方便吧！」大白說。

「那不要緊，在白馬寺裏胡亂找個地方睡下好了！好在天氣熱，地上也過得夜。」光濤說。他越來越急，大有非下午去不可之勢。

大家也都同意於下午出發，因為在晚間，可以去白馬寺的夜色。在中原的古舊村落中去住一宿，也是很夠味兒的。於是，在一席談話間，我們決定了先在中原文化館吃飯，飯後雇車直趨白馬寺。

在客屋裏坐着，儘談些嘈雜話，平凡的語聲好像催眠曲，旅程的疲乏把四肢都化成酥軟，各人的眼皮，又澀又重，漸漸的眯成兩根細線，頸子向着桌面瞌睡下去。

「出去隨便看看吧！」大白說。

我們都應聲起立，把五隻皮箱交給勤務安置到後面房裏去了。然後跟着大白，重新走出東邊的側門去。

門外是一個荒蕪了的園地，現在正在修葺整治，路的兩旁遍植雛菊，發出清香。當

我們穿過一條漫長的路向南去，走進一重圓形的牆圈，裏面便是一個很大的院落，有許多房屋正在修理中。在北面一所殿宇的牆上，用豬血紅寫着：「牆下有地雷，行人止步！」大家都止步了，不敢再向前去。

大白笑了起來說：「不相干的，現在已經沒有地雷了。這還是從前駐紮軍隊時安放的。」

大家在院子裏繞了一個圈子，腳底下踏着荒草瓦磚，颯颯作響。大白指着那一帶快要修好的房子說：「這裏是預備將來開辦民衆學校的，這些都是周公廟的舊屋，這裏是配祀朱夫子等的祠。」

走出了院子以後，前面有一座二尺多高四面圍繞的短牆，牆邊滿植着花草，我們疑是一座花壇。大白說：「那是一個地室，要人們避飛機的地室。」

我和可染便搶上一步，走到矮牆邊，中間有一條向下的石級，約摸有二丈多深，我們走下去，便看見裏面是一塊四方的黃色土地，在左右有兩座屋，拱狀的牆門，走進去好像一個土窟，一個穹窿的土頂，頂上有一個小圓洞，直達地面上層。大白等也下來了。

他指着那頂上的小洞說：「這是窺探敵軍飛機的小孔。假使敵機來襲擊，要人們便躲到這裏面來。」

我們心想要人們真保重重生命，從南京遷都到洛陽，還要挖起地窖避飛機，想起那一二八戰役裏成千成萬的老百姓，在敵軍的飛機轟炸中慘然的死去，他們怎樣會想到逃到洛陽來挖地窖呢？

從地窖裏出來，重見到陽光普照的天空。大白領着我們越過一個荒園，直向東去，在一重土牆邊打灣，走進另一個大院落去。那裏的房屋也在修理中，荒蕪了的廟舍呈着復興的氣息。大白告訴我們說是城隍廟的遺址，現在預備改建民衆工藝班，也是屬於中原文化館的一部分事業。

從舊城隍廟出來，重復回到中原文化館。走到周公廟的西面去，在圍牆裏面是一片園地，滿種着青菜，有幾個工人正在蹲着工作。大家走到西牆邊，一件新奇的東西給大家發現了。可染急促的說：「那是一個什麼玩意兒啊！」大家循着他指的目的物看去，前面有交吻的兩個圓形齒輪。大白說：「這是中原一帶農家特有的井車，好笨重的

傢伙。」

大家聚集到井畔去，那井的近形便顯然了。它的構造有些近乎現世的機械工程，原動力是一個平蓋在上方的鐵質齒輪，直徑約摸有五尺，這齒輪上有一根木棒，用人力或獸力去轉動上面的輪，在側面有一個同樣豎着的輪，輪的彼端拖着百多隻木槽，當頂輪推動時，側輪便交纏着轉動起來，百多隻木槽便從上面直下井中汲水，周而復始，轉動不息，木槽裏便源源的流出水來，灌到水溝裏去。這方法有點像江南的牛挽水車，不過牛車的水源是河，此地的水源是井，牛車平斜輕便，井車笨重迂緩。

我們這一行連大白在內共是六個人，在光禿禿「試試看」的一聲動員令下，大家都倒栽着上體，去推動這座木車。於是輪間發出咕咕的咬牙聲，木槽吱吱啞啞的向下轉動。當我們走了五六個回合，手裏越來越沉重，幾乎推不動時，便看見木槽裏吐出水來，灌入溝內，分流到菜畦間去。

大家都累了一身大汗，真是一具好笨重的傢伙！

從菜園裏走側門回到中原文化館，我們一行各自分散了，可染，增善和我三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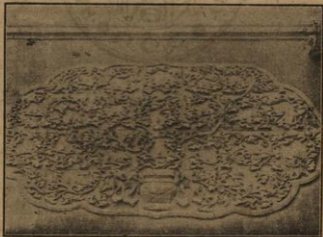
同到周公廟的内部去作一個詳細的觀察，因為剛才聽大白說，周公廟的舊址本來已破壞不堪，最近由考試院化四萬元修理費重新整治，才把前前後後粉飾得煥然一新。我們走過幾個花壇，轉過殿角，眼前便是一座雄偉的大殿屋，那新搽了油漆的玻璃長窗，顯示着它們是最近顯貴了的。走到殿的正面，擡頭看見一方金字的匾額，額上題着「定鼎堂」三個大字，屋頂上綠色的琉璃瓦，炫耀着陽光，簷角上儘繪着工細的圖案花紋。堂前是一塊水泥廣場，場的左右豎着兩塊石碑，字蹟已經模糊了。

這定鼎堂是從前周公旦和周武王打下了商朝的天下以後，武王在洛陽造起王城，便把全國的山川形勢鑄成九隻大鼎，同時把許多王族分封做各地的諸侯王，這些鼎有大小輕重之別，都是周公旦一手規定的，所以定鼎在古時是建立一個新國的隆重儀式。這些都是永遠留給後世的帝王們的傳家之寶，後世的帝王們他們是要努力的去守好先王的帝業，把這些鼎保存起來，直要到他們的國家滅了，這些鼎便做了另一朝帝王們的戰利品。

我們走進定鼎堂，四壁上發出一陣幽鬱的石灰氣息，正中有一座彩繪神臺，上面



堂鼎定廟公周
雕浮的上壁照廟公周



空空的一無所有，東西配着兩座較小的神臺，臺上都是極精細的五彩圖案，合圍的四根朱漆大柱，支撐着屋頂，西邊壁上正靠着一張長梯裝修還沒有完全工竣。聽一位工人說，中間空着的神臺上，戴院長還要塑起一座周公的聖像。我們聽了真贊歎不止。神權勢力的流毒，將永遠在我們這一班子子孫孫的血液中流傳下去。

定鼎堂的前面有一棵古樹，樣子很奇特，好像兩條虬龍探着首，頂間掛着一條鐵鍊，鍊上繫着一口大鐵鐘。樹前有一塊碑記，字跡已經很模糊了。大概是記載着關於這棵古樹的史跡。我們看見一個當差的走過來。

「這棵樹有多大年紀啦！」

「很古啦！」

「是什麼朝代的東西？」

「那可說不來啦！只知道這是一棵很古的樹！」

我們不得要領。可染攝了一個影，便走到外面去，經過一座平壇，到了文化館的正門。



樹古樑一的前堂鼎定廟公周
門前的館化文原中



門外也是一片水泥廣場，在場的南端蹲着一對綠色的石獅，張着血紅的口，西面有一座建築得很美的樓閣，正南是一座朱色的照壁，中間配着一塊綠色的圖案浮雕，色調很勻，雕工也很細緻。中國古代的匠人藝術是很高明的，可惜大半都給時勢湮沒了。

——「喫飯咯！先生！勤務在門口叫喚。

我們便重進周公廟，一直走到最後的一座屋，大白光壽等已經坐着老等了。洛陽飯菜的口味還不惡，在席間我們又認識了兩位浙江人，考試院駐洛辦事處的職員。

到白馬寺去

「到白馬寺去！」

中原文化館門口停着六輛洋車，六個車夫伺候着，我們一行六人——加進了大白——帶了行李箱籠從洛陽城西登車。時候已是下午二點多，太陽的光綫炙得很熱，早晨路上的污泥漿已起了乾皺。六輛車開始在一條古老的街上奔馳。

「白馬寺在那兒？」

「在城東二十里地，從這兒去有二十五里。」我的車夫回答，他是在六個車夫中最壯健的一個，車拉得很穩，又快捷，像江南人家雇的包車夫。

現在我們開始在洛陽城西轉到城南大街上了，路的兩旁儘是些古老得有年紀的屋！當我們折到向東的一條街上，駛進一個巷門，兩旁的人家門口，不斷的流過「勅賜將軍府」、「勅賜少宰府」、「文魁」、「武魁」的大牌子，大白在車內揚聲說：「這裏是洛陽的文化區，科舉時代中了甲的都在這裏住！」

洛陽的古式房子真是一個新奇的玩藝！你看在每座住家屋門前，一定有一個涼棚從門口突出來，用木柱排列着，遠望去好像一列深邃的走廊。那些房子是比街道高出數尺，用大塊的石卵砌成臺基，從屋子裏走到街上，中間有一座半橋，橋下有道路的洩水溝，看上去好像江南人家的水碼頭。假使你向屋內一探視，那麼第一眼在那屋簷上會看見無數的金字匾額，有些是表揚着功名，有些是祝頌人家的壽辰，那家的匾多，便算那家的門楣頂闊氣；我曾看見有一家正中掛着「文魁」的，連續的一排有八塊匾額，這種表揚世家的方式，真有點像臺灣的生番在屋前懸着骷髏來炫耀自家的威武一樣。

所謂世家的屋內，大門上都貼着梅紅泥金字對聯，句大都是很美的詩，進了大門便是一條寬闊的甬道，弄裏向外有個小照壁，壁的四邊是磚瓦浮雕，中門一定是個紅色草寫的「福」字。從照壁轉灣便是一個庭院，客屋在進門靠弄的一面，再進去是二重門，門內便是三面院屋，這是當作宿舍和廚房的。

這樣過了南門，車便向東北轉，在所謂文化區的古老街道盡頭，巍然的突立着一

座樓閣，在它的頂上已給砲火去了一半，正有點像劉半農所讚揚的江陰的大鋼筆尖。這座樓臺的建築很壯美，窗和門都是拱狀形，臺壁很高大，在下面套着一個小城門。在道左幾十步地，有一幢廟屋，屋頂上的琉璃瓦正在太陽下耀着光，車夫告訴我們那就是文廟，這挺立着的便是魁星閣，我們擡頭看那閣上的字，正中刻着「步接三臺」四個字。

從魁星閣再東去，駛出一重巷門，眼前現出一座破落的大寺院，我們正看得出神。

「拍」好像一聲手鎗響：「吡……」大家不禁吃了一嚇！

「壞咯！」拉光禱的那個車夫，懊喪萬分的停下車來，原來是他的車胆爆裂了。於是我們這一行車輛都攔淺，停在一邊。那個車夫是個瘦黃的老兒，矮小的身軀，嘴上蓋着兩撇焦黃的鼠鬚，他是吸老海的，所以在一行中他的車拉得最慢，跟不上大家，而氣喘得可憐。

「怎麼辦呢？」光禱焦躁着下了車，我們細看那輛車已經有了年紀了，車胎上儘是膠皮疙瘩，大概這位車夫有了錢儘去吸他的「老海」，從沒有注意去修理他的車，因



洛陽古式建築——魁星閣

此不幸駛出城門二里地，半途上便出了岔子。

「到白馬寺遠着呢！還有二十里路程。」另一個車夫說：

「那末另外去雇一輛車來，給你兩毛錢吸『老海』去。」大白對那毀車的車夫說。另外雇車很麻煩，要到城南大街上才有車。那車夫接了錢，把車停在一邊，自己獨個兒循原路折回去，我們落了這個空，便走到前面那個大寺院裏去。

在沒轉入大寺的一個巷門角上，有一所小殿屋。門口有「宋太祖廟」四個金字，我和可染便從那低小的廟門裏進去，想一探尋這位篡位君主廟內的究竟。走進去是一個小小的破院落，正中是三間寬闊的殿，有幾個生得很可憎的人聚在屋角裏，鬼鬼祟祟的不知在幹什麼。看見我們進去都驚奇的站起來，殿內正中有一個神龕，四面都用泥壁砌蓋着，只中間留一個尺大的小方孔，我們不知是什麼玩意兒。

「這是宋太祖的廟嗎？」可染問。

「是的，那裏邊不是宋太祖的像嗎？」一個猙獰漢子指着土神龕內說。

我們向那尺大的小方孔裏一張裏面果然是一個泥像，滿面被着塵土，只有一個

白哲的面孔還能看得清楚。

「這兒立了宋太祖的廟幹啥的？」我學着洛陽土語問。

「這啥可不知道，連這廟是那年修的，咱們亦不清楚了。」一個漢子回答。

我們真有些不解，趙匡胤是在陳橋驛兵變，把龍袍加身，篡取後周君主的王位，建立了宋朝；陳橋驛是在開封附近，洛陽人不知和趙匡胤在當年有些什麼緣，後世居然也立個廟去祀奉他。

從太祖廟出來，向北踏着一片瓦礫，步入東大寺，過西首的外門，走到二重山門，在山門前是一條河，現在已乾得連一滴水也沒有，儘是傾圮的碎磚爛瓦，隔河對着山門是一座戲臺，依舊支持着一個破壞的骨幹；那山門的式樣完全像南京最新的宮殿式建築，白石作基，紅磚砌牆，棟梁間雕刻着彩色花紋，堅固而美觀。左右矗立着兩座鐘鼓樓，鼓已不知去向，大鐵鐘還子然的懸在樓頭。

從山門進去，便是一座空殼的殿屋，照寺院的方式來配置，這一座應該是天王殿，可是現在是四壁空空的，四大天王早已不知何處去。再進去，便是一片廣場，左右都是

斷垣殘壁中間是一座大雄寶殿，有個鄉下人和一個小沙彌，正在殿屋裏歇着。

我們走進大殿，那殿的建築很宏偉，比周公廟還要偉大得多，中間安放了一個和這殿屋不相稱的小菩薩，菩薩前面有一張雕龍香案，一副大的鐵燭臺。除了梁頭上掛着的重重金字匾額，此外一點什麼也沒有。我們在四周轉了一圈，四壁是青石雕琢的羅漢臺，中間有一張蓮花座，也是用大塊的青石雕鏤成的。現在這些座上的三世佛和十八尊羅漢也已失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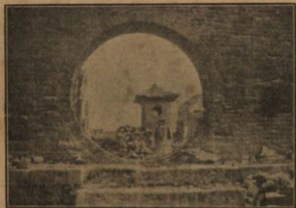
我和可染淒然的撫摸着那青石蓮臺，那種雕刻是很名貴的。我們禁不住動問那個小沙彌。

「這殿怎麼會毀得這般模樣呢？」

「……？」小沙彌搖搖頭。

「你說這寺是叫誰毀掉的？」

「不知道！我一來到這裏早就毀了的。」小沙彌回答。他長着一張瘦黃的臉，後天不足的一個弱小的身軀，令人想起水滸傳上「瓦官寺」裏的喝稀飯的和尙們。



景內寺大東的毀圮

寺大東的中照泛窶寂光陽



「要說這寺，已經毀了十幾年啦！」那個鄉下人插嘴。

「十幾年啦！這樣堅固的房子怎麼會毀的呢？」我問。

「怎麼不會毀呢？那時老馮的隊伍駐紮在這裏，他是吃洋教，不信佛法的，下個命令拆廟，把這裏的許多佛像都毀了，房子拆下來，合圍的木柱都當柴火燒鍋，留下的幾間房子還沒有拆，後來他的隊伍便開走了。」鄉下人說。

「現在這裏面還有和尚嗎？」可染問。

「只一個小和尚和一個老師父在這裏守着。想當年東大寺興盛的時候，每天有成百個師父吃飯，好算是洛陽城裏的一個大去處，後來老馮的軍隊一到，把這班和尚們都趕走了。」

「老馮這個人好不好？」光壽問。

「那可說不來啦！咱們老百姓怎麼能論當官兒的短長呢？老馮的隊伍很有紀律，能吃得苦，老馮自己也不像一個當官兒的，穿的老布褂兒，和咱們老百姓一樣，沒有一點架子，可是他一到那裏便把廟宇神像都打毀，洛陽城裏的幾個大廟全叫老馮的隊伍

毀了的，一開拔時又要徵上許多牲口大車，反正他們是當官兒的，咱們是老百姓，當官兒的要什麼，咱們還能不給嗎？那鄉下人說了一大套，他正是一個中原農民的典型，對於國家社會地方長官，是抱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順民思想。

「裏面去看看！」可染提議。

於是我們在一片瓦礫中，穿過一個圓圈牆洞，那個小沙彌也來了，轉過大雄寶殿，後面廣闊的一片都是沒有屋頂梁柱的斷壁，好像經了火災似的，却找不出火燬的跡象。我們走到西邊一間沒有拆毀的小屋邊，門口有一個麥草堆，那小沙彌睜着一雙圓落落的小眼，儘向我們望。

「你的師父呢？」

「出門去啦！」

「你到這兒有幾年了？」

「五六年啦！」

「寺裏還有多少地？」

「從前有二十多頃，現在只十八畝地了，只夠嗒師弟倆一年的糧食！」小沙彌回答他的臉容有些淒然。

——「先生，上車啦！」——前面一個車夫的叫喊聲，

我們急急的走出了東大寺，那個吸「老海」的老頭兒已經另外找了一個車夫，大家便登上車，在淡淡的陽光反照中，我們悽迷的望着東大寺的一片黑影，悵悵的登上泥灰滿積的白馬寺道上去。

現在眼前是一片荒蕪的平原，田野間磚碑石碣，星棋羅列着，我們的車，從一條比農田低窪的泥道上駛過去，在兩旁的土層中，可以看見許多磚瓦的碎積層。據大白說：洛陽城東一帶，是古洛陽的宮城遺址，也可說是洛陽的古蹟區，可是現在大半的文化，都已沒入泥土層中了，只有那些豎立着的碑石還表露着封建社會的殘廢力量，在風風雨雨裏消磨。

駛不盡的泥灰的路，太陽從背脊上透露着白迷迷的光，十二個膠皮輪不停的滾灑出一陣陣輕煙似的黃塵，地勢漸漸向上，車夫的額上流着熱汗淋淋，前面已到了一

個小村莊，我們一行便在一家茶舖的涼棚下歇了。

「歇吧！一個中年的鄉婦招呼我們，她從一張竹節太史椅裏站了起來。

「有茶喝麼？」一個車夫問。他們是氣喘得難受，一個個都是薰紅了兩頰，流着熱汗。

「有麵糊漿喝，肚子餓，也有饅子吃。」那個中年的女店主回答。

「來幾碗喝的吧！」車夫們齊聲說，他們都在涼棚下一邊歇了。女店主忙着進屋裏去，接着送出一碗碗的湯漿來。

可染托着一碗，呷了幾口，遞到我面前，我接着呷了一口，嘴裏說不來的有一股異味，我皺着眉謝絕了。可染在一邊喝完了，他說這湯漿味兒真不錯。再看那一簇車夫，他們正在撐開了兩條腿狂飲。

中原一帶的茶舖子，照例是設在一條官大道旁邊，一個比街路稍高的土坡子上，坡子四角柱着木棒，搭成一個架子，架上堆些樹葉枝，遮蔽陽光，在中間安放着一塊大青石，四面排着幾塊小石，大青石上放着茶具碗盞一些粗製點心，一個婦人侍候着；因為男人都要到田間工作去，留着女人看家，兼營這茶舖的副業；名字雖是茶舖，實際只

有麵湯漿，他們很少喝「茶葉茶」的。在江南一帶，有茶葉的叫茶，沒有茶葉的叫湯，在中原只要是飲料都叫茶，這正和江南人說飯是單指白米飯，而北方人說飯是指米、麵及一切食料都稱做飯一樣。至於茶客大半是過路客商，或是田間工作的農夫，當他們路過或工作的餘暇間，坐上青石臺，來碗麵湯漿，一解他旅途或田間的勞苦，在他們是引為無上舒適的一件事。

車夫們每個灌下了兩三碗，在他們臉上罩着一重悠閑的氣色，好像已忘掉了剛才的疲勞。大白遞出一個大銅板會了茶賬，大家又重行登上車去，這回好像加了油，六輛車開始在一片原野上奔馳起來，我的車驍然的從最後抄到頭一位，飛上了一條高闊上去，路旁的田間，農夫們正在刈着麥，都用着驚奇的眼色注視着我們。

前面去是一條很高的隄，左邊是田野，右邊離隄數丈深，也是一片麥田，靠着隄是一個村落，油綠色的樹枝，從隄根昂起頭來，在那樹間可以看見一幢幢的房子，從隄上看下去，好像坐着飛機在低空飛行，那些麥田房屋院落，都在車輪底下轉動。

「這是個什麼隄？」我問。

「洛河隄！你看南面橫着的便是洛河！」我的車夫回答。

我轉臉向南面望去，果然在那一片低窪的麥田的盡頭，有一列綠樹，中間攪着一泓淺水，從東北橫亘到西南去。

從洛河隄向東去，隄勢更陡險，隄身離下面有四五丈深，在很仄狹的一頂石橋上過去；那一條真有些像棧道，俯首下望，是一片村落，靠隄都是土穴，我們正在土穴的頂上駛過。

看厭了兩旁呆板的風景，聽夠了車身吱吱的聲音，一陣陣的黃塵迎面吹來，懶洋洋的，大家都倒着頭昏昏的睡入夢境。

醒來時車已折向北行，太陽也已懸在西天的一角上，我們穿過一座旱橋，從隄海路的下面，再迤向東去。

「離白馬寺還有多遠？」我問。

「三里地馬上就到啦！」車夫回答。

我們又在官大道上駛了一陣，正東路的盡頭現出一個大土城子，土城的北面露

着一座方形的塔尖。

再隔了一會，看到塔的全形，在塔的北邊有一片黃灰色的大殿屋，在太陽光裏靜悄悄的站着。

「白馬寺到了！」

「白馬寺到了！」

「到了！哈哈！」

我們在一陣興奮中到了白馬寺山門。



大法和尚

白馬寺的山門是三個拱門的古式建築，門口蹲着兩隻青石獅子，暗灰的牆上露着紅色的磚壁，門額上有一方模糊的磚匾，寫着「白馬寺」三個字。在山門的左右牆角，東西新建着兩座砲樓。走進山門，循着一條石版路北去，兩旁有許多泥作工人爬在屋頂上蓋瓦，有一個老先生模樣的人，站在旁邊監工，被我們一陣嘈雜的步伐聲驚動了，他謙遜的迎了上來。

「韓先生！大白突然的招呼他。」

「噢！陳先生！那老兒對大白細認了一下，然後喊出來。」

原來大白和這位韓老先生在以前已見過幾面，他們已是熟人。那韓老先生是此地白馬寺村上的一個老輩先生，他讀得四書五經，但也懂得國家大勢和革命新法。他頭戴着一頂暗黃的舊草帽，架一副「老祖母式的」摺節眼鏡，青布大褂上罩着一件黑色單馬褂，足登一雙竹布襪；一個瘦小的臉，撇着幾根疏落的鬚鬚。他正受了住持的



白馬寺山門



白馬寺全景

佛傳的中祖度僧
經入國始印高

竺法蘭之墓



委託，在監造白馬寺山門內新建的兩幢房屋。大白將我們一一的介紹了。

「這屋子蓋了做什麼的？」光壽問。

「這是林主席撥了款叫蓋的。」韓老先生回答：「這東西兩幢屋，先蓋好了做辦事的地方，以後還要修蓋殿宇。」

「到裏面請坐，喝碗茶，歇歇！」韓老先生殷勤的招待着，領着我們向裏面去。

那東西兩座新屋的正中是一座門廟，裏面黑黝黝的，朝南有一個彌勒佛，它滿身蒙着灰土，好像一個燒窯工人，烏黑無光的臉上含着一個「皆大歡喜」的笑容。在它的兩旁，四大天王分邊高踞着，它們的臉容雕塑得極好。後面，便是一尊韋馱，拄着一根金節棒，好像一個出院的傷兵模樣，週身的服飾已經殘缺得不堪。

我們靜悄悄的，懷着一個恐怖與嚴肅的想念。眼前的一切，好像是一個四五百年前的夢境。又好像走進了一個古塚的地室裏去，接觸着陰暗與塵土，挾着潮濕的窒息味道。

走出門廟，從東邊一個短牆的拱門進去裏面又是一個大院落。殿宇都破落得不

堪滿院子裏長着蕪雜的草，我和可染兩個，開始離開了他們，自由的到各處去探求。那院落裏正中是一座觀音殿，東西有兩個邊房，觀音殿有幾個木作工人，正在鑿着斧錐在「叮噹響」我們先向西邊的配房走去。

這一個發現把可染的意興提得十分高，在西邊配房裏，我們看見一列佛像，雕塑得很是入神，尤其是每一個佛像的臉部，都各有他不同的表情，深刻的表出了一種雕塑藝術的美。那些佛像的臉，都是白色，不用其他鮮明的顏色來點綴，好像一張素描，露着深刻的曲線。比較起從畫片上看見的雲南昆明竹節寺的羅漢塑像，實在是有同樣的工績。

我們躍躍欲試的拉開鏡箱，想把這些佛像留一個影，但是室內的光線太暗了。「明天早上照吧！」可染說：「我想裏面大殿上一定還有塑得好的佛像。」

於是我們便更進一個院落，正中的大殿上豎着一塊破舊的匾。剝落的朱漆面上露着「大雄寶殿」四個字。

殿屋支着一個破爛的架子，沒有門窗，兩邊原有的窗洞，用一系列短木條釘着，正中



白馬寺佛像



的門，是用些高梁和泥土堵塞起來，留着一個小門框，剛好容得一個人的出入。殿前有個平臺，臺前豎着一塊石碑。碑上的字跡已很模糊，連它自己也不能告訴人家站着是幹些什麼的。

我們從那小門框裏走進去。

眼前顯赫的站着兩尊偉大的塑像。

左面的一個，白臉，御着盔衣，左手托着一把戟，右手的指頭已經掉了，在前身腹部上用一根大木棒支撐着，好像經不起長久支持，要跌倒下去似的。

右面的一個，酒紅色的臉，揚着眉毛，臉部那些肉好像在顫動。也御着戰衣，它的兩個手已經斷了，留着一個剝落的殘痕。看上去，好像一個斷臂的勇士。

這兩個戰士的造像，簡直使我們看呆了。在我們過去所經過的各個古寺裏，是從沒有看到這樣生動的塑像的。它非但臉部的曲線塑得好，就是衣摺、服式，都有特殊的風格，設色也很統一而調和。這些作品，怕都出諸數百年前的名家之手。中國近代的藝術，完全是直接抄襲，或是間接模仿歐西各國的一些皮毛，對於自己固有的偉大藝術

作品，却儘埋沒在塵灰或土層中。這是一件很堪痛惜的事。

在兩位戰士後面，便是蓮臺寶座，座上是三尊舍利佛，跏趺着膝，瞑目，神化的端坐着。每一尊的兩旁，有兩個較小的侍者拱立着，這幾個侍者的塑像也很有藝術價值的。

殿的四面，環守着三十六羅漢，每一個羅漢都顯有一張不同的臉，一個不同的表情，雖然都已蒙着塵灰，但是在塵灰的底層，個個都神采奕奕的。我和可染兩人，開始循着殿屋的四周走去，像司官行檢閱禮似的，挨次向座上的羅漢們作一個深切的注視。這些羅漢們正好像一羣頑皮的孩子，有幾個打着瞌睡，有幾個正在說着話兒，有幾個正襟危坐，好像不可侵犯的樣子，還有幾個吃得醉熏熏的，滿面長着「拉帶」鬍子，在發酒瘋。

太陽漸漸西沈了，殿內愈趨黑暗，這些羅漢們的塑像上蒙着一重陰暗，好像都要摸索着活動起來。

「天晚了！明天再來看吧！」我催促着可染。

於是我們便出了大雄寶殿，其餘的同伴由韓老先生嚮導着早已到後面去了。此



白馬寺羅漢像
佛的像飾衣和部面



刻，一個空大的院落裏，只有我們兩個人在東張西望。

從大雄寶殿後去，又是一個廣大的院子。正中有座禮佛殿，裏面也供着佛像，看上去都用鐵鑄的。在禮佛殿後面，便是一個高臺。臺南右方是一片廣大的場地，場上堆着些麥稈。在高臺與平地接壤處，建築着一列堡壘式的壁垣。臺上面滿佈着廣大的殿屋，正中有一座「重檐式」的大殿，很是莊嚴。

我們從禮佛殿後，循着石級上去，石級的盡頭折向北去，便是一座旱橋，經過了旱橋，便登上一個石臺。眼前是一個院落，這些房子已不像下面那樣破爛不堪，很整齊的。正中一座大殿，兩旁是配殿。院子裏種着兩棵古柏，殿屋裏有幾個和尚正在朗誦着佛號，做傍晚的祈禱，發出一陣清冽的鐘鼓聲。

從配殿角上的一個小門裏再向東去，裏面又是一個小院落，兩幢幽雅的小屋。屋前蓋着一架紫藤。屋裏面有同伴談話的聲音，我們便走進小屋裏去。

原來這裏是方丈室，大白和光壽等此刻都在屋裏端坐着。當我們走進去時，那坐在東面的一個老住持站了起來。

「請坐！」他說。

我們在靠北的椅上坐下以後，香伙伙斟上兩碗茶。

「請教！」老住持動問。他身穿着黑布僧衣，一個清瘦的臉，生着幾根花白的鬚。

「這是我們同來的，一位倪先生，一位李先生。」光濤拚上來代我們回答。

「府上是？」

「徐州。」可染答。

「無錫。」我回答。

「噢！原來是無錫，那離上海很近咯！我前月還在上海住過。」老住持說。他一面退到東間臥房裏去，取出兩張名片，遞給我和可染。那名片上是這樣寫着：

大 法 德 浩

河南中牟

「聽說白馬寺最近由林主席捐款修造，將來打算怎樣復興呢？」光壽問。

「這事情說來話長。」德浩法師說。他隨手呷了一口熱茶，一手捻動佛珠。「最早自從國民政府遷都洛陽以後，戴季陶院長先到此地來看過了一會，那時候這裏連一個僧人也沒有的，只有幾個窮人家住着，戴院長來看過一會以後，他便決意要把這個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個古寺重新復興起來，後來他又同林主席一同來看了一次，林主席也十分贊成這個意思，並且當時決定由政府撥出三十萬塊錢的修理費。後來戴院長回到上海，和太虛法師商量這件事情，並且要找一個來主持這件事情的人，那時我剛在上海，太虛法師便推薦我來主持這件事情，所以我對於白馬寺的歷史關係，到現在還不滿一年。」

「那麼政府既然有三十萬塊錢修理費，這事情就好辦了。」大白問。

「真有三十萬塊錢現錢倒好辦啦！誰知道三十萬塊錢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那時我在上海便去見過了戴院長。戴院長說現在國難時期政府沒有錢可撥，他先提了七千元的現款交我，太虛法師和王一亭等，又設法募捐了三千多塊錢，總合成一萬塊錢。於

是我便帶了錢到此地來。把那些閑雜人們都攆了出去，招集水木工人開始興工。先把四面的圍牆打起來，再在前面蓋了兩座配殿預備做初步的辦事處。」德浩法師說。

「事情真難辦呀！這白馬寺的殿屋佛像，統統都要重新修過才行！這一萬塊錢那夠支配呢？照殿院長的計畫要把白馬寺的舊址擴充出去，所以在四面又收買了民田，於是這初步工程還沒完成，而錢却先用完了，幾次去催戴院長付款，實在是國難時期沒有錢。所以這一件事最近弄得擱淺了，而附近一帶的人們都已經知道林主席拿出三十萬塊錢來修理白馬寺，大家非但不來幫助，還想來沾得好處。你想這事兒多難辦啊！」德浩法師說。

「國民政府已經答應了撥款，將來總可以領到的，不過時間上的早晚罷了！」大白說。

「那就難說得很啦！先前國民政府在洛陽，說話還比較近便些，現在政府向南京一搬，那些要人們也都回去了。把這件事情也便丟開了。現在向誰要錢去呢？這幾天要不是王一亭等匯一百塊錢來，連我們的飯食都要發生問題了。」德浩法師說。

大家又閑談了一陣，我們說明了今晚要在白馬寺住宿。德浩法師很表歡迎，連忙招呼香伙們備晚飯去。



焚經壇的故事

初夏的傍晚，太陽西沉以後，大地上依舊很光明。中原的晚風迎面吹來，帶着一些深秋的寒意。

雖進晚膳還早，我們慫恿着韓老先生領我們到白馬寺村去溜一個圈子。

「好吧！咱們去溜一圈再回來吃飯吧！」韓老先生很高興的接受了我們的動議。

「那末早些回寺等着你們回來開飯，我只能少陪了。」德浩法師說。他前幾天正病着，這才痊愈。

我們這一羣便開始活躍起來了，前前後後的圍着韓老先生，走出了白馬寺山門，取正南的一條大道，向白馬寺村走去。

在寺的東面，一片平原上，矗立着一座十一層的古塔，四方的型式好像現代的立體派建築。我們問韓老先生這是個什麼塔。

「舍利塔——佛教傳到中國來的第一個塔——」韓老先生解答。



觀外村寺馬白
景內村寺馬白視俯上堡土從



說着話，已走到白馬寺村的東北角上了。這白馬寺村外面是一個大土城子，用泥土和穠穠建造的城牆，模仿着普通的城市式樣，城牆上築着堡壘，留着鎗眼，完全是一個中世紀時代封建社會式的大村落。

我們從白馬寺村的東門走了進去，在門口，遇着一個大漢，紫銅色的臉皮，白短衫，青布褲，白色的腳帶，繫着袴腳。

「嘿！韓老先生！上那裏去啊！」那大漢問。他看見韓老先生前後左右包圍着這一羣人，不免有些奇怪。

「噢！李先生！韓老先生說：『陪幾位先生隨便溜溜兒。』」

「他們是江蘇來的！韓老先生用一手指着我們：『這位是白馬寺村的李保長！』他又指着那個大漢。

於是李保長也就加入了我們這一羣，走到村裏的東隅，轉了一個小圈子，仍舊從東門出來。

白馬寺村正位在隴海鐵路的北面，我們一面談笑着，一面向南走去，增善和汝熊

忙着向韓老先生作種種農業調查上的問答，這位韓老先生便好像一個要人被新聞記者包圍着發表政見似的，滔滔不絕的解答，吐沫四濺，說得很有神。

現在，大家已經走到隴海鐵路上了，我們發現在鐵路的兩旁，有兩座對峙着的大土臺，好像兩個職位。

「這是打仗時的砲臺吧？」我問。

「不是。」韓老先生回答，他笑了。「這是此地一個有名的古蹟，叫做焚經壇。」

「分金臺。」我這樣錯誤的會意着。「這裏面有金子嗎？」我問。

「焚經」吶！「林」字底下攔個「火」字，解作燃燒的焚字，「經」是經書的經。」

韓老先生解釋。

「爲什麼叫做焚經臺呢？」我問。

「這話說來很長久咯！」韓老先生好像開始要說一篇故事一樣的，先定了一定神。

大家一面傾聽着，一面爬上了北面的一個壇上去。那壇上却是一片廣闊的四方平地。

「這是東漢明帝十年的事情，蔡愔從印度取了佛經回到洛陽城。那時有兩個印度的高僧，一個叫摩騰，一個叫竺法蘭，也跟着蔡愔一同來了。明帝便造起白馬寺——這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個古寺，——叫他們在寺裏翻譯從印度帶來的「四十二章經」。化了四年功夫，這些經典翻譯好了。明帝對於這些佛經很相信，朝朝暮暮的自己也誦起佛號來。

「皇上相信佛教了，這一個消息一傳出去，把那班道教的信徒都氣壞了，他們都出來反對。在明帝十四年正月初一，有一個五岳道士名叫褚善信的，他上了一張奏呈，說佛教是一種邪教，他願意把道經和佛經來較量一下，看那種的法術大；明帝是個賢明天子，當下便答應了他的請求。並且定在正月十五日，「佛」「道」雙方齊集在白馬村南門外，當衆較試經典。

「十五日到了，白馬村南門外建起了兩座土臺，皇帝的聖駕來到，文武百官和軍民人等都在四周觀看。皇上說：「現在我們把道經和佛經同時焚化，看那個的法術大！」

「道士褚善信等便把靈寶經放在東面的一個壇上，皇上把佛經和舍利放在路西

的一個壇上。雙方安置好以後，這羣道士們便圍着經壇一齊跪下，向着老天哭起來。啓請天尊下界，他們喊着：

「天尊啊！放些英靈出來吧！」於是便把火點起來，祈禱以後，便用席布檣木放在經上，口中喃喃有詞，作起法術來。壞咯！這一些祈禱連一點應驗也沒有，這一把火直把一部靈寶經燒得乾乾淨淨，剩下了一堆死灰。

「且說漢明帝把佛經和舍利子，也點起火來。咦！怪咯！火篋裏忽然冒出一團光明的五色輪，在天空裏轉着圈兒，好像一把五彩的大傘，蓋在大衆頭頂上，把太陽也遮掩得毫無光芒。摩騰便縱身向五彩圈裏一跳，更怪咯，他好像生了翅膀似的，隨着那團毫光上上下下，在虛空裏飛騰起來。隔了一會，看得摩騰端坐着，雙目一閉，那團五彩便散啦，化成一堆美麗的鮮花，好像下雨似的紛紛地落下來，天空裏奏着神樂，把明帝和那些文武百官都看呆了，大家讚歎不止。」韓老先生一口氣講完了這一段故事，他好像當年也曾看見過這回事似的。

天色漸漸的昏暗了。焚經壇上已罩上一層灰色的暮霧。我們便下壇來，向西邊沿

着白馬寺村的牆圍過去，在中途，我們遇到了兩個正在播種的農夫，一個老兒扶着耩，手裏扯着一根線，他雪白的鬚鬚隨着田間的晚風迷離的飄動着，好像一個下凡的老神仙。前面一條大黃牛措着一個中年男子——他的兒——牽着牛繩，牛向前走，耩子播動着，耩上的鈴搖得「岡隆」「岡隆」的一陣響。當我們走過去時，他們便站停了。

「溜溜兒嗎先生？」那老兒說。

「是啊！你忙！韓老先生代替我們回答。」

「今年的麥有個收成？還好嗎？」大白問。

「罷了！總算有個七八成。幾年來沒有這樣收過！」那老兒笑迷迷的感着豐年的愉快。

「老先生年紀怕有七十了吧，這樣壯健的？」光壽說。

「七十多啦！咱們種地的不這樣做，能吃點啥呢？」老兒笑着。

「你忙吧！」我們便和老兒分別了。向北面走去。那父子倆和一條牛的黑影，漸漸的隨着晚霧消失了。遠遠的還能聽得鈴聲響着。這兩個在夏野的晚風裏辛勤工作着的

父子們，象徵着三代以上古老的中原農民的典型，令人感到異常親切的意味。



白馬馱經

風習習的吹來，中原的夏夜含着侵人的涼意。在暮色蒼茫中漫步着的我們，正像一羣不想歸巢的小鳥，儘在路旁默玩。我們已轉到白馬寺村的西門大路口了。

韓老先生開始演述着一個土匪攻城的故事：

河南的土匪，本是很有名的，在省境的西部和南部，滿佈着崇山峻嶺，那裏便是土匪出沒的淵藪。普通大股的土匪，一股總要合上幾百幾千人馬，專門出來攻城略地，打家劫舍，大有中世紀時代的綠林豪傑之概。一般土匪並不以他們所幹的是一件可恥的事，反而自己引爲很光榮。因爲他們知道，有一些軍事長官們，都是最初從土匪幹起來，等到股兒大了，人馬多啦，官兵沒奈何他了，政府便會招撫他們，大頭目們都可以當高級軍事長官。所以他們認爲當土匪是將來做官長的一條終南捷徑，一件英雄豪傑所做的事情。又兼以河南連年旱災，沒飯吃的農民都挺而走險，再加上幾次內戰的結果，於是河南一省，便弄得遍地皆匪了。所以在河南的所謂村，至少要集上幾百戶人家，

築起一個堅固的土城子。村裏有幾十支鎗械，一旦遇到有土匪來劫掠的時候，那些鄉民們便和他們對敵起來了。

「這是前三年的事情。」韓老先生開始說了：「土匪們從前面的洛水河一帶進攻過來。白馬村的鄉民們立刻就荷着鎗到洛河前線挖起戰溝來抵抗，一面通知北面的平樂村和東面的龍虎灘兩個村莊上的老百姓聯絡起來在洛水河邊堅守着。誰知土匪愈來愈多，洛河守不住了。大家便退到白馬寺村，把城門關起來，壯丁們都爬在城頭上守衛着，土匪果然從洛水河渡了過來，把白馬寺村圍困起來。真險哪！土匪們已經爬到牆根邊際了，上面步鎗打不中他們，因為他們太走近牆邊了。有幾個架起梯子來，正要向城牆上爬。真唬人，大家連忙在城頭上運起大石塊向底下亂拋，一連擊死了好幾個打前鋒的，這才使他們不敢再向上爬。這樣圍了四五天，眼看攻不破，他們仍舊渡河回到老家去了。你看這一帶便是從前交戰頂兇的一個地方。」韓老先生指着那西門旁邊一角殘缺的城堞說。

「這兩年來有土匪嗎？」大白問。

「這兩年好得多了！這一路都很太平，連個剪徑的也沒有。一來是因為年稔好，窮人有飯吃，一來是因為沒有發生戰爭，所以便平靜下來了。」韓老先生回答。

說着我們已繞過白馬寺村的西北角，又重新回到了白馬寺的山門面前。

在迷糊的黃昏中，我們步進白馬寺去，走到旱橋邊，德浩法師合着袖子迎了出來。大家又在那臺下的一片空地上站定了。

現在，那座舍利塔的昏黑的影子，正遠遠的注視着我們，好像一個偉大的神，在暮色中摸索。

「這舍利塔是個什麼來歷呢？」我們動問德浩法師。

「這話說來很久啦！要講舍利塔，先得從白馬寺說起，」德浩法師說。

「事情最早要從周朝說起，那時周朝的朝廷在長安，在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昭王正在皇殿上坐朝，忽然，天空裏飛進一道白光，把殿屋照得通明。昭王很是奇怪，就招太史蘇由，叫他占卜一下。得着一個卦是「乾之九五，飛龍在天。」蘇由就對昭王說：「有一個大聖人今天在西方產生了，再隔一千年，這位大聖人的聖教便要流傳到

中國來，這一團白光，便是一個朕兆。」

「周昭王就叫人把這件事情記載起來，刻在石碑上，把石碑埋在南門外面——這位西方大聖人就是佛教的始祖本師釋迦牟尼佛。他是在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誕生的。」

「又隔了數十年，傳到周穆王時代，有一年，天地忽然震動起來，天空裏飛起十二道白虹，穿過太陽，周穆王便叫太史屢多占卜一下，那位太史說：「有一位西方的大聖人，在今年寂滅了。」

「這事情傳了一千年，巧極略，洛陽做了東漢的都城了。那時這一帶都是京城繁華之區，白馬寺西面的一片便是皇帝的宮城。正值孝明帝坐朝廷，這位皇帝却是一個聖明天子，登極以後，風調雨順，天下太平無事。孝明帝永平七年，正月十五的夜裏，皇帝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他夢見一個金人，身高一丈六尺，項間有一圈白光，走到殿前來，向皇帝致禮，說：「有一種偉大的經教，要流傳到這兒來。」皇帝醒過來，一早便召見羣臣，把這個奇怪的夢講給大家聽。他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朕兆。」

「那時有一個博士名叫王遵的上前回答說：「臣從前看周書異記上有一段記載說周昭王時西方有個大聖人出世，一千年以後，他留下的教義便要傳播到中國來，陛下晚上夢見的恐怕就是這回事！」

「於是漢明帝就差王遵和蔡愔等十八個人到西方去求經。

「這蔡愔等走到月氏國遇着從印度來的摩騰和竺法蘭兩個菩薩，他們在白氈上畫了本師釋迦牟尼佛的像和四十二章經一部，用一匹白馬馱着，一同回到洛陽來。那時離開起程去求經剛好三年，正是永平十年的十二月三十日。

「當時皇帝便命摩騰和竺法蘭在宮殿外面的鴻臚寺裏住下，翻譯四十二章經，後來就把他們譯經的地方改名白馬寺，這便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個古寺。」

德浩法師滔滔不絕的講了一大篇。大家聽了這段「白馬馱經」的故事，回想起以前歷史課上空洞的「白馬馱經」幾個字的解釋。

「那摩騰竺法蘭後來怎樣了呢？」我問。

「佛教一年一年的傳播到全中國，那兩位菩薩住了六十年以後，有一天，他們向虛

空裏一躍，口中說着偈語：

「孤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明，

池無巨海納，

邱無嵩岳靈，

法雲垂世界，

法雨潤羣萌，

顯道希有事，

處處化羣生。」

說罷他們便圓寂了，遺下的肉身，現在還葬在白馬寺山門裏面，你們明天可以去看見。」



舍利塔

夜色籠罩着我們，德浩法師面上好像蒙着一層黑紗，大家的影子都很模糊了。可是談笑的声音，在這靜寂的黑暗中，顯得格外清冽。

德浩法師又開始講舍利塔的來歷：

「舍利塔，是佛教傳到中國來的第一座古塔！」他說：「當摩騰和竺法蘭奉了四十二章經到了洛陽，建起白馬寺以後，孝明帝時常到寺裏來頂禮。那舍利塔的地址，先前剛好在皇城外邊。每一次，當孝明帝經過的時候，看見那裏的泥土在向上鼓動，變成一個土堆。孝明帝不知是啥玩意兒，叫人把那堆土削平。誰知，過了幾天那一塊土又鼓動起來了，仍舊變成一個土堆。

「這才使孝明帝驚異起來了，他便去問摩騰和竺法蘭兩位菩薩。

「摩騰和竺法蘭趕來一看，掄起指頭來推算：

「皇上，這是我佛舍利，要在此地顯些威靈給大家看看！」二位菩薩說。

「那麽，我將怎樣供養這個顯靈的舍利呢？」明帝說。

「在我們佛國裏，遇到舍利顯靈，便要築一座寶塔，把舍利供奉在寶塔頂上。」

「我們將怎樣建起一座寶塔呢？」明帝問。

「這很容易，皇上吩咐他們在這一塊鼓動的地上，用磚造起一座十三級的塔，塔的每一級裏供奉着佛像，等這塔建築成功，舍利便會顯出一種威靈法術給你看。」二位菩薩說。

於是，孝明帝便吩咐土木工人，照了二位菩薩的說話，在那一塊土上，仿照了佛國裏的樣子，建造起一幢十三級的寶塔。

「這一座寶塔已經建造好了，皇上和二位菩薩集了文武百官都來觀看。於是摩騰竺法蘭率領着白馬寺裏的衆沙彌，繞着塔基轉了一個圈子，朗誦起佛號，祈禱着舍利顯靈。忽然間，塔頂上現出一圈五彩的光，好像一個輪蓋似的旋轉着，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聖像，在這圈祥光中顯示出來了。滿日照耀着紅光，隔了幾個月，才漸漸的散去，塔頂上現出一隻金佛手。因此，便取名叫舍利塔。」



白馬寺旁的原野



白馬寺舍利塔（中國第一座塔）

德浩法師好像一個耶穌教徒在宣講聖經似的，用了十分莊嚴的口音。

「舍利在中國顯過三次靈。」他又繼續的講。「第二次，是當佛教流傳到東吳去的時候，有一個光明的舍利子，又在東吳的都城裏顯靈了。」

「那是東漢末年的事，魏蜀吳三國鼎分了天下，東吳的霸主孫權，在南京建下都城。這時，有一個法師從河南步行到南京去，他走到孫權的王府門前，口誦着佛號，一面打着木魚，終天的不肯去。」

「這裏是官府人家，不化緣的，你趕快走吧！」那個守門的說。

「阿彌陀佛！」法師誦着佛號，他還是儘守着不去。

「給你幾個錢，去吧！」那守門的不耐煩起來了。

「阿彌陀佛，我不是來要錢的。」法師說。他還是掄動木魚，朗誦佛號。

「你這個出家人倒也怪了，既不要錢，終天站着幹什麼的呢？」那守門的說。

「我一不化錢，二不化米，我從中州來此，只要與你主人一見。」法師說。

「剛好那時候孫權從裏面出來，守門的便去稟明了緣由，孫權說：「那末你去請他

進來。」

「於是法師便參見了孫權，

「『大法師此來有何啓示？』孫權問。

「『阿彌陀佛，我此行是從中州河南來的。我得了本師的啓示，要把佛教流傳到東

吳來。」

「『我是不相信佛法的。』孫權說：『你如果要把佛教流傳東吳，你得作些靈法出來看看。』

「『是請大王限我一個月的功夫，我要在附近覓一座荒山，啓請我佛舍利來顯法。』

「於是孫權便在南京東城外一面荒山上，蓋起一幢僧舍，命這位法師住下。

「這位法師便在僧舍裏安排起佛場，正中供着本師釋迦牟尼佛的佛位，前面安放

着一個琉璃器，他天天跪倒了祈求，啓請我佛舍利，到南京去顯靈。

「一個月的時限到了，孫權親自走到荒山上僧舍裏來，他問：

「『舍利請來了沒有？』

「沒有請你再寬限我十天，我一定把它請來。」法師說。

孫權帶着失望回去了，法師又天天跪在壇前祈禱，不覺十天又已過去了，却毫沒有一點動靜。

第十天，孫權又來問了：

「舍利請來了沒有？」

「沒有呢！大王，請你再寬限我十天，這一次若是再不來，我願意受死的處罰。」法師說。

在這最後的十天中，法師天天祈禱，他說：

「本師釋迦牟尼佛，此次若再不顯靈，那末佛教便要在中國消滅了。」

第十天到了，孫權和許多文武官員又到僧舍裏來，法師便作最後的祈禱。

忽然間，那個琉璃器裏出現了一顆明珠，紅光四發，在裏面迴環旋轉。

這一個應驗把孫權折服了，他便信仰了佛教，在那座山上，蓋起第二座舍利塔。

德浩法師還解釋，這第二座舍利塔，現在已經燬了，只剩一個塔的底層，留在現在。

南京中山門外的靈谷寺裏。

「第三座舍利塔在那裏呢？」我問。

「第三次舍利顯靈在浙江甯波，現在甯波是有一座舍利塔的。」德浩法師回答。

可染猛想起寺裏的塑像不知道作者是誰，他便問：

「寺裏的這些佛像是那一個塑的呢？」

「這個我也說不清了，不過據白馬寺紀略上說：這個寺在明朝嘉靖年間重修過一次，是一個京裏的太監化錢修的。這個太監名叫黃錦，是離此三里地的龍虎灘人，從小常常在白馬寺裏玩兒，後來他到北京去做了官，很有錢勢。有一次，幾個鄉里人到北京去，找到了他，告訴他說白馬寺沒有人修理，快要毀完了。這位黃錦太監聽說，便獨自捐錢六十萬貫，重修白馬寺。原先的白馬寺只剩上面那個清涼臺了。在大明年間重修，才又蓋起下面許多殿屋的。所以那些佛像想來都是嘉靖年間重塑的，可不知道那一個塑像的人是誰。要是這次沒有政府化錢來修理，恐怕再隔幾十年，連這一些佛像也要毀了。」德浩法師說。

白馬寺最近可說是走了紅運，不想經過了幾百年的荒蕪，現在又有復興的機會了。假若政府的三十萬元工程能夠完成時，那末這一所佛教衍流中國發源的古寺，又將重蒙着佛日的光輝了。這一點，說起來還不得不感恩於淞滬海濱的一場惡戰，要不然政府不遷都到洛陽，要人們怎會移趾到荒蕪了的古國裏來？白馬寺一輩子只能殘毀下去，再隔五十年，豈有不埋入土層之理。

白馬寺之夜

天黑透了，一個香伙快從清涼臺上走下來。

「擺飯吧？」他問德浩法師。

「不早了，該吃飯了，就擺罷！」德浩法師回答。

於是我們便回到清涼臺上去，在那個小屋前的紫藤棚下坐下了。

院子中間放着一張八仙桌，點起兩盞美孚燈，桌上放着四碟子素菜，我們這一羣加上韓老先生和德浩法師，團團的圍坐起來，香伙先裝上兩盤大饅頭，德浩法師叫聲「請！」大家便開始這一頓古寺裏的晚餐。

風吹得兩盞燈火打「條條」，昆盧關的二重檐上懸着的鐵片，「的噹」的響起來，隔壁大殿上的僧衆，正在唱着佛曲，大家口嘗着淡泊的素味，寂靜的進餐，這境地，令人體味到出塵之想，心胸間，好像澄着一湖清水，感到詩的靈意。

「砰！豁刺……」田野間發出一聲清脆的鎗響，聽得那顆鎗子從鎗筒裏出來，在天

空裏進行着，嬌嬌的吐着餘音。

大家有些愕然，臉上顯示着驚慌。

「鎗聲！我們喊出來，這一下子，好像在一湖清水裏投下了一塊石片，大家的心上都攪得稀亂。

「看莊稼的鎗聲，不打緊的！韓老先生神色自若的說。

大家依舊的驚疑，不懂什麼是個看莊稼的鎗聲。

「砰！刺刺……」第二鎗又響起來了。

「這兩天莊戶人家都收了麥子，堆在場上，那些看莊稼的，恐怕有壞人去偷麥子，所以放上幾鎗，嚇嚇人家的。」韓老先生再來一個清楚的解釋。

大家才釋然。

「這白馬寺晚上有危險嗎？」光濤問。大家也正想問這句話，因為這白馬寺的四周太荒僻，而且寺裏的門戶都破毀了，沒有一點關欄。

「沒有危險！」德浩法師笑着說：「這里自衛能力充足得很呢！有兩架「手提機」

和四桿步鎗呢？」

「這許多傢伙是那裏來的呢？」光濤問。

「最早戴院長等來白馬寺看過以後，大家都知道白馬寺有了錢了，因此洛陽縣長便命令這里的高區長，對於白馬寺加意防衛。這位高區長便派上十二個保衛團，撥上兩架「手提機」四桿步鎗，每夜在這里防守。」德浩法師說。

吃過晚飯以後，光濤便叫人到白馬寺村去，邀集閻鄰長和村上的老先生們來談話。隔了一會，這些彬彬有禮的村農們都來了，大家在紫藤棚下的青石板上坐下，一共有二十幾個人，談了許多關於復興農村的話，等到散去，已經快到十一點鐘了。

一天儘在奔忙中，到晚上經過了幾十個人圍在一起圍烘烘的談了一會，此刻一團熱氣發散了出去，各人打個寒噤，一面覺到寂寞，一面也覺到疲倦了。幾位同伴都對着燈火打起呵欠來。

「累啦！早些安息吧！」德浩法師說。

「我們在那兒睡啊！」光濤問。

「在西邊客房裏，床被早預備好了的。」德浩法師說。

於是一個香伙提着燈，大家跟他轉過毘盧閣正殿，走到西邊的客房裏去。

這是一個多麼有趣的玩意兒啊！當我們看到客房裏面的那張床舖時，大家都不禁樂得跳躍起來了。你看！在屋子南部的半邊，擱着一大排木板，約摸有一間屋大小，木板上舖着一條特製的大褥墊，褥墊上蓋着一幅特製的大夾被，這一隻牀上至少能夠容納五六個人同時睡覺。

河南一帶的人，他們是好睡這種大幅被的床舖的，尤其是到了冬天，一家人都睡在一個大土炕上，炕下面生起火來，這的確是一個很經濟的取暖方法。

德浩法師道了一聲晚安，他便回到東廂房裏去了。我們各自安排好舖位，以後，又在燈下閑談了一陣。

「出去溜溜再睡！」我悄悄的對可染說。

「好的！」可染回答。

於是我們兩個人，便走出客房，向清涼臺朝北的一列短牆邊閑步着。

現在，一幅美麗的畫在我們眼前展開了。

是一個迷濛的夜月天，

滿天佈着水白的雲影，

不見月亮，也不見星星，

寂寞的一片原野上啊！

靜默得沒有一絲聲音。

——

晚風吹來寒意輕輕，

遠處的燈光滅了又明，

一代的繁華帝城呵！

如今向何處去找尋！

——

我們默望着默默無言。北面的村莊上傳出幾陣「看莊稼的鎗聲，」天空裏散發

着火花。打破了這大氣中的沉寂。

中原的夏季，白天雖然很熱，但晚上却是寒意侵逼着，好像江南的深秋一樣。時間約摸已經有十二點了。我們便回到客屋裏去。

他們的談笑還在進行着，看見我們進去，大家便停止了。

「天不早啦！睡吧！」我說。

「睡吧！明天還得早起，趕上平樂村去呢！」大白說。

於是，在頃刻間，各人爬上那張特大號的床鋪上去。蒙上夾被，挺直身體，端正的睡下，好像排成了一列隊伍，各人的鼻尖，高高的仰朝着屋頂。

燈光暗淡得好像一粒黃豆，室內驟然的靜默下來了。

遠處「看莊稼的鎗聲」還在響着，這一羣疲倦的旅客都睡熟了。好一個恬靜的
白馬寺之夜。

白馬村訪問

夜悄悄的逝去了。灰白的晨光，敲着紙窗，射進來。正照在我們的大床上。

我第一個醒過來，肢體好像一團棉花，軟綿綿的動彈不得。這一夜功夫，六個熟睡的旅客，把木板裏的臭蟲和跳蚤，饑饉了一個大飽。我週身和頸子裏，起出一陣蟲咬的疙瘡。揉了一陣眼睛，打個響亮的呵欠，疾風似的爬了起來。

可染他或許是早已醒了，在假眠着的。他聽到了我的聲音，也從旁邊同時爬起。

「咱好癢啊！」可染牽動着上體的衣服說。

「可不是嗎？我頸子裏已掛上一串疙瘩了。木板裏怕盡是臭蟲。」我回答。

我們悄悄的談了幾句，便起床了。回看其餘的四位同伴，正睡得懶迷迷的，歪着頭張着嘴，在流着吐沫。灰白的晨光正蒙着他們的臉，像戰場上交戰着的傷兵。

吹滅了燈，推出門去，太陽還沒有起身，滿天散佈着紅白的雲影。毘盧閣的檐角挑出在空中，鍍了銀似的發出一重靜默的光澤。

香伙伙來探視了一眼，回去他便打了一桶水來，放在室外的一個磚臺上，我們便倒水洗臉。

「洗過臉，拍照去。」我對可染說。

「……」可染正含着一口水，只得把頭點了兩點，在急速中我們盥洗過了。可染的漱口「格格」聲，把室內的那幾位同伴驚醒了，當我們回進去拿鏡箱時，他們也都爬起來了。

「早啊！」我們轉過毘盧閣，正要走到清涼臺的門口，遇着德浩法師，他招呼着我們。「早！」我們回答了他一聲，急促的步下旱橋，兩人拿了兩個大小不同的鏡箱，向南面的殿屋裏走去。

太陽的光芒已經從東方的一片平原上照了出來了。天空裏染上一片渾紅。殿屋角上的小雀兒們也都迎着陽光飛出來了。古寺已浸在一個燦爛的晨光裏。

我們走進了大雄寶殿，把那兩個對立着的戰士，侍立着的小沙彌，默坐着的羅漢們，都攝上了照片退出來，太陽已經照得通明。舍利塔矗立着的影子，正在招呼着我們。

「去到舍利塔去」我提議。

「好的」可染附和着。

於是我們便從大殿直向東去，踐踏着一片雜亂的瓦礫，踏過一道正在建築着的短圍牆，我們便跳出了白馬寺的圍墻，到了一片空曠的野地上。那裏整齊的排植着許多樹苗，有些是法國梧桐，有些是柳樹，聽說這也是復興白馬寺計畫中的一項工作，要化一萬多塊錢來種植各種樹木，造成一個幽美的林園。

從這片曠地直向東南角上去，幾百步便到舍利塔。

塔的全型不很高，外觀共有十三層，用紅色磚砌造的，裏面盡是磚和土塞着，不能上去。塔頂上露着一個金屬的東西，看不清究竟是不是德浩法師所講的「金手」，但看上去樣子很有些像隻手。東面的頂上已經有點毀壞了。

遠遠的聽得有一陣呼喚的聲音，轉過臉去一看，增善也來了。我們便站在舍利塔前，攝了一個影。

然後，離開舍利塔，又折回去，那白馬寺的一列殿屋的側影，迎着陽光，含着古老的

莊嚴氣象。

從山門進去，我們又遇着韓老先生，他正在監督着蓋屋的工人。

「早哇！」他說。

「你忙哇！」我們回答。

「起那兒來的？」他問。

「看舍利塔來的！」我們回答。

「這裏還有摩騰和竺法蘭的墓看過麼？」他問。

「沒有！在那裏呢？」我們給他提醒了，急於追問。

「跟我來吧！」韓老先生笑着帶領着我們，從山門向東走過去，轉到一座砲樓的後面：

「這是摩騰的墓！」韓老先生指着前面的一個土堆說。

那土堆前面，豎着一塊石碑，碑面上模糊的刻着字句。

「竺法蘭的墓呢？」我問。

「在那西邊碗樓後面個！」韓先生指着西邊說。

我們又轉到西邊去，那裏也是一個同樣的土堆和石碑。

這兩個印度的傳教徒，在歷史上算是一代佛教的宗師，現在仍然冷清清的埋骨在白馬寺邊。那漢代皇城的繁華，却早已煙消雲滅了去，只在歷史上留了一個空名。而佛教在中國，世代的流傳，至今還握著民間信仰的權威，上而至於黨國要人，下而至於愚夫愚婦，都是一體遵行。在此，是一個精神戰勝物質的例證，怪不得當年釋迦牟尼不肯享皇帝的尊位而願意餓死在菩提樹下。

一個香伙伙奔走過來：

「先生吃早飯啦！」

於是，我們便離開竺法蘭的墓，和韓老先生一同回到清涼臺上去，便在西面客屋裏吃過了早點，當時決定了今天的行程：

——上午七時至九時，到白馬寺村作社會訪問。九時至十二時到平樂村去。——

大家把東西整理好了，準備到平樂村去。光濤摸出十五塊錢，遞給德浩法師，作為

我們一夜的餐宿費，另外給香伙伙三塊錢賞金，他們都道聲「阿彌陀佛！謝謝！」

一行又到了白馬寺村。韓老先生領頭，進東門，轉灣抹的角找到了李保長的家裏。他們正在等候着我們。大家在客屋裏坐下了。那裏除了李保長和他的叔父李仰之外，還有一位鬚眉皆白的黃老先生。談了一陣白馬寺村的現況。

白馬寺村的周圍約有四五里，全村人口有四百多戶，一千多人，都是種田過活的。近幾年來很豐收，因此村民的生活還可過得去。農家最感困難的，便是灌溉問題，因為附近都是高原，沒有水道，雖然洛水河距此不遠，但是沒有支流，種地人家都要自己掘井，普通每開一口井，需洋二百餘元，平均一家有二十畝地的小農，實在負擔不起這一筆數目。所以興修水利，在中原一帶的確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實。

全村的文化程度很落後，只有公立小學一所，有二百多學生，四個老先生任教師，全年的經費，完全靠八十畝學田的地租收入，每一個教師的薪金一年不過五六十元。青年們在外面求學的，全村只有四個人，大半的家長都反對上洋學，他們的理由是上了洋學的青年，家庭裏便管教不住，而且衣服消耗驟然增加，有時還要給官廳裏捉去。

槍斃，所以在小學畢了業，認了幾個字，便算完事。

民間頂痛苦的一件事，便是「當差」。所謂「當差」，就是替官廳裏當差事，遇到作戰的時候，駐軍便要勒索軍隊開拔，也要捐錢，否則便要徵車子和牲口，綜計白馬寺村一年「當兵差」所化的費用，在一千元以上，平均每一個不論老小的村民，一年要負擔一塊錢的「當差」費。這一筆苛刻的支出，在那些貧苦的農民實在是負擔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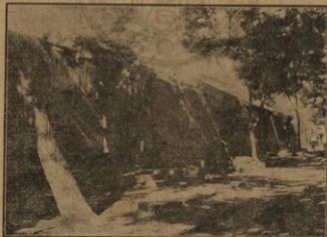
這是黃先生講的一件事實：

民國十六年，駐軍張治功部向白馬寺村勒索餉精二千八百元，百姓們忍無可忍了，便集合民團和軍隊對抗起來，那時白馬寺村全村的武力，只有「土打五」的鎗二十多支，怎樣敵得過這些大兵呢？所以在作戰的第二日，白馬寺村便被駐軍攻破了。這一會，這些大兵們獸性發作，在村裏大肆搶掠放火燒去四百多間房子，慘殺了很多人，到現在，這些被燒去的房屋的遺址，還依然存在。那些房主人們，本來是村上最富有的人家，經過這一次燒殺，大半都流離死亡，就是生存着的，也都窮困到難於生活。

我們坐談了一陣，裏面托出食盤來，四碟子菜，各人一碗高粱麵稀飯，稀飯裏放着



影合民村與中村寺馬白在
蹟殘的房住煖燒禍兵被村寺馬白



「蕨菌」這是白馬寺村的土產，大家在白馬寺剛吃過飯，此刻實在不能再吃了。但是主人苦勸着，却不過盛情，只得每人喝了一碗「蕨菌」稀飯。

吃過以後，我們便分成三組，每組在村上調查上中下三等的農家九戶。我和可染一組，由李仰之帶領着，其餘李保長和韓老先生等也分別領着他們兩組出發。

李仰之領着我們，繞到前面一條街上，憑弔了往年燒燬的遺跡，然後再到人和街東段，抽查了九戶的農事及經濟情形。在這九戶調查的結果，平均每戶有九人，有地十畝，自田和租田各半，九家中除中上的六家能維持小康生活外，其餘三家竟負有三百八十元的債欠。

時間已在上午十時以後了。大家把這筆調查工作做完以後，先後在白馬寺村北門集合，李保長、李仰之、黃老先生、韓先生都恭送到村寨門口，我們坐上洋車，互相親熱的道了一聲：

「再會！」

「再會！」

到平樂村去

「到平樂村去！」六輛洋車好像一列長蛇陣，在白馬寺向北去的大道上奔馳。

太陽這時候漸漸灼熱起來，威光迫射着行路的人們。兩旁是一片無際涯的大平原。麥子都已收過了，地面上光禿禿的，好像一個新薙髮的和尙頭。路面上，時常遇着幾輛載麥的二輪車。那些車在洛陽人稱呼作「鐵腳車」，因為它的兩個輪子，是用純鐵鑄成的。通常的一輛鐵腳車，總是由一頭黃牛和一頭小驢拉着，車身上滿載着麥草，趕車的人坐在前面，小孩子們靠着麥草堆，坐在車後玩兒。這光景好像曾在什麼影片裏見過似的。

「這里去平樂村還有多遠？」我問。

「三里地！」我的車夫回答。

車岔上一條小路，折向西北角去，遠處露出一個大莊院的影子，在綠樹密密交織中，矗立着幾座高大的堡壘，大家很倦，懶得開口，被陽光熱得昏昏欲睡。眼睛失神的燈

曬起來。

清醒過來時，我們已在平樂村前面的一個樹蔭下駛過，崇高的城堞，攔在我們路前，車便向西再折向北去，進了一重氣象雄偉的城門。

這是平樂村的南門。城邊豎着一塊石頭，大書着「郭烈士紀念碑」，我們不知道郭烈士是誰，聽說是在前年饑匪陣亡的。

進了南門，裏面是一座大照壁，一所規模很大的廟宇，車向北去，又駛過一重門樓，才到了一條街上。

我們的一列車，引得兩邊的行人和住戶，都對我們發生驚奇的注意，有些在竊竊的私語着。

車在全村的中心停下來了，前面便是「洛陽第三區區公所」，我們便下了車，走到區公所門口。

「區長在家嗎？」大白問一個門崗。

「在裏面咯！請進去吧！」他回答。

接着裏面來一個接引的勤務，進去通報以後，一位四十多年紀的文人踱出來，迎我們進去，大白曾經來過好幾次，他便向大家介紹：

「區長高鵬九先生！」

「請坐！」高區長謙抑的伸出手來讓了坐。

大家叙了來意，寒暄了一陣，知道這位高區長曾在江蘇當過縣官，能力很好而且很善於說話，和大家談了許多關於平樂村的過去和現狀。

原來這平樂村在歷史上是漢明帝的平樂園故址，自古是一個風景很幽秀的地方。近世以來，聚居着七八百戶人家，都是些地主和富足商人，在洛陽鄉間，可說是一個規模最大的村莊。

我們問高區長平樂村的治安怎樣。

「沒有再比平樂村安穩太平的了！」高區長誇耀的說：「在這兒差不多從來沒有遭過搶案。幾次，洛陽城裏遭兵災匪劫，那些個有錢兒的人，都逃到平樂村上來躲避了。這村上組織得好，遇有什麼事兒，報個警，馬上就可以集合幾百支槍。村上的壯丁，都會

架「自動機關」或是打「盒子」。平常時候，村上是不准做生意買賣的，大的市集在離村三四里以外。因此，土匪要想暗地裏潛伏進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一個陌生的，人是容易走進村裏來的。」

「這兒有學校嗎？」光壽問。

「有三個，一個是男子完全小學，一個是女子小學，還有一所鄉村師範。都是自己辦的。學生很多，全村識字的人數也不少。」高區長回答。

「這無異是一個租界，一個東交民巷了！」我們心裏暗想。他們的一切制度，是完全仿照着中世紀時代的方式。有點像水滸傳上的「史家莊」。不過他們是比史家莊更進步的使用着最新式的自動步鎗，水陸機關，和軍用鐵蒺藜。所以有鎗階級也不敢小覷他們，土匪們更不敢來拈平樂村上的一棵草。這種富有「自衛」「自養」「自教」的完全力量的鄉村，在我們中國還是很少看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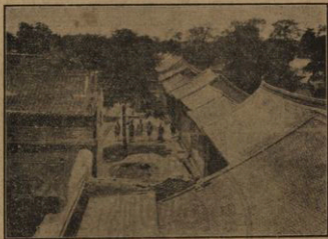
閑談了一陣，離吃中飯還早，大家動議到村上去周遊一趟，於是高區長便領着頭，從正中的一條街上向西去。

街心裏滿覆着陽光，兩行洋槐開着嫩白的花，垂蔭裏放出清香來。靜靜地，地上散出一陣輕沙，街兩旁的房屋都很高，望衡對宇的，真有些像王者的氣概。在那每一家門口，也都有金字匾懸掛着，「平樂村曾出過許多狀元！」這是高區長告訴我們的。所以在那裏，有些房子是連洛陽城裏也沒有這樣神氣的。洛陽城裏處處顯示着頹廢破落的模樣，在這裏却是表現着生氣，壯實。假如把洛陽城比作一個殘病的老者，那末平樂村的確可算是一個健美的壯年人了。

「這是棉花打包廠！」高區長指着街南的一家住屋門口說。

大家便進門去，裏面的場圍很大，滿地都堆積着棉花，有許多工人忙着在「稱」、「裝」、「細」，一個個棉花大包從他們手裏打成了。平樂村是棉花運銷的一個中心地點，那裏有好幾十家很大的打包廠，專門替農民們打了棉花包運輸出去的。

在洛陽附近，出產大量的棉花，每年輸出的總量很不少。農家對於新法耕種很抱信仰，所有洛陽一帶的棉田中，現在已完全播種美國棉花，因此產量及銷路也特別好。大家退出那家打包廠，走到街市盡頭，便是兩重堅固的巷門，巷門外面有一道牆，



村範模的盡力 教自「養自」「衛自」有富個一一村樂平
車脚鐵輛一的內村樂平



牆外是一條汽車大道，再過去便是城牆，城牆外是很深很寬的壕溝，溝的前列圍着一重鐵絲網，這種森嚴的佈防，無怪有鉅階級是沒奈何了。

繞過後街，步出東門，便是公立鄉村師範的校址，那幾天正值農忙，校裏放假了。我們約略的巡視了一周，校舍很整齊，以一村的力量能夠興辦到如此，可說是很不容易的事。

陽光直射着頭頂，腳底下踏着軟軟的灰泥，很無力的感到飢餓與疲乏。又觀光了幾條小街，才重回到區公所，休息了一會，主人便擺出一桌飯來。

「便飯粗菜！」高區長謙抑的說。

面前是一席很豐盛的菜，洛陽鄉間的滋味還不惡，白米的飯，不過是用糯米做的。在洛陽，普通人家都吃麵條，饅頭，烙餅，糯米飯是款待上賓時才用的。但是吃慣了大米的我們，對於那滿口黏糊的糯米飯，有些不能下嚥。

飯後，大家又閒談起來。

這會的題目，轉變到一般農民的生活狀況上去了。

洛陽民間的「高利貸」是很可怕的，借錢化「四分」「五分」的利是很普通的事。債主們在將借款交與借主的時候便先將利息扣除了，比如借一百元，「四分」利，期限十個月，那末債主先要扣去十個月的利金四十元，借錢的人實際只到手六十元，而這六十元，還得用正式的田契做抵押品。所以洛陽勤苦的小農完全是被困在高利貸的惡勢力中。平常他們是很能夠用自己的勞力來維持一家的溫飽，但倘若遇到「婚嫁」「喪事」「疾病」「天災」「兵禍」等事，他們便不得不向地主們借高利貸了。經過這一次的借款，十幾年間便要陷入困苦的境地，終天的勞苦，還償不清借款的利息。在這種情形下，小農便破產了，而地主却坐享其利，併吞了借主的田地。原來的債主與借主，現在便變成了地主與佃戶。

另外還有一種是以農作物和地產來做借款的信物的，這種辦法比高利貸更慘。高區長從辦公室裏取出一張借錢的筆據來，他說這是一件正在起糾葛而還沒有解決的事情，大家看那一張皺爛稀爛的白紙上寫着：

立頂地人郭狗成，今因急用，所有花地壹塊，計二畝正，坐落龍虎灘西首，向×處頂

到現大洋叁拾元正，言明每季出淨花一担，一年爲期，如過期花利不到，自願將花地丟下。恐後無憑，立此頂地筆據爲照。

立頂地人郭狗成

見 中郭××

在這裏所謂「花地」便是「棉花田」，以二畝「花地」抵借現洋叁拾元，每季要出淨花一担做利息，如果一年間不能清償本利，這「花地」的主權便要屬於債主所有。這種重利盤剝，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法子。但是在洛陽——非特是洛陽——中原一帶所有的農村裏，對於這種事情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的。他們還是過着封建社會制度的生活。據說那些貧農們自身的生活費，一個月只合到兩塊多錢，所有勞作的餘利，完全被地主們所榨取。大都市裏闊老們的一餐飯，可以給貧農生活三年。而他同樣是當今二十世紀時代的一個人。

龍門道上

時鐘已指着下午兩點，太陽發射着熱辣辣的光刺，在區公所門前，高區長搖着摺紙大扇，一手提着綢長衫的衣角，恭送我們出來。

「再會」大家脫帽一揚手，便登上車子了。車從平樂村西門出去，駛上一條大廣道。兩旁是一片平廣的高原，北邊橫亘着一列不甚高的山，那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北邙山。

「到龍門看石刻去！」可染的車子正在我前面，他轉過臉來輕輕的說。
「好的！」我興奮的回答。

龍門是中國雕塑藝術上一個著名的宮闕，每年從世界各國有許多人是專為看龍門石刻而來的。可說是中原的一個大勝蹟。

「打這裏去龍門有多少路？」我問車夫。

「五十里地！」他回答。

「從龍門再回到洛陽城呢？」

「二十五里地！」

「來回不就要七十五里地嗎？」我說。

「不錯啊！」車夫回答。

於是一個難問題便在我們心頭盤算着了。

「龍門……來回七十五里地……現在是下午兩點鐘……去要五十里，走五個鐘點，到那裏便得七點鐘了……七點鐘還是不晚，能看得見……回家又要二十五里，這可晚了。」

「拍！」一個爆炸的聲音！大家當是麥田裏埋伏着土匪在放鎗，寒怔了一下。

原來是汝撫坐的一輛車子，車胎被石子戳破了，打了一個大氣泡，好像一個貫足氣的球膽。大家才把心定下來，驚惶之餘，相視着笑。

六輛車便在大道上拋了錨，停下了。車夫在修理他的車，大家便走下來集在路邊。

「你們去龍門嗎？」可染問。

「來不及啦！」汝熊第一個表示不願意。

我們便問車夫：「七十五里路能趕得及來回嗎？」

「趕得及，不過回到城裏怕得晚些！」我們的車夫說。他們是這一羣中頂精壯的兩口子。

「好！那麼我們一定去。」我和可染同調的說。

光壽是同意於汝熊，決定進城去洗澡吃飯，不願意再冒這個艱苦，增善有些猶疑兩可，結果是他站到那面去了。剩下，只有我和可染兩個孤行頭，堅持着要去。

「科學一些，不要太藝術了。」汝熊含着惡氣的反對我們。

「你們不去便算了。分道揚鑣吧！」我說，語氣有些不耐煩他們的怯懦。

於是在道聲再見後，我和可染的二輛車，便輕快的從岔道上向南去。接着，大家便互相消失到望不見了。

「快啊！」我們督促着我們的車夫。

「是！」他們同聲說。脚步落得像飛的一樣。他們好像同情於我們的不科學的打算。

似的。

經過了兩個鐘點的行程，太陽的強光已經稍稍的斂了起來。天空裏蒙着一層黃色的烟霧，好像眼睛上起了一重模糊的翳。空氣裏含着令人窒息的味。

洛陽的天氣在上半天是晴朗得可愛的，一到了下午，便變成很是困人的氣候，晚上，便到處蒙上一層白霧，好像一頂輕紗帳，令人感到親切的滋味。

洛陽城屋已在望了。車夫們的汗涔涔的滴着。經過一座小廟，便停了下來，到裏面去討口水喝。廚房裏地上躺着一個大漢，睡得呼呼的，門口也有幾個種莊稼的，坐在樹蔭下，抽着煙棍兒。車夫們在水缸裏舀了幾勺涼水喝了。他們的疲倦去了大半。又坐着歇了一歇，繼續趕路。

不久，便駛到東門大街，拐一個灣，向南面的一座橋上過去，車在那高低不平的一條小石街上顛盪過去。駛到街的盡頭，門前攔着一條水門汀的高岡。

「這走到什麼地方來了呢？」我們有些摸不着頭腦。

「到洛水河啦！」車夫回答。

「有橋嗎？」我問。

「沒有哇！」車夫回答。

「那怎麼過去呢？」可樂急着問。

「有法兒啊！」車夫很有把握似的說。

車在高岡下停了下來，車夫拉着空車走到河邊去，我們爬上高岡去眺望。

現在那一灣洛水河的影是顯現在我們面前了，碧清的水面上泛照着一片陽光，受着風的激盪，水浪向岸邊不絕的澎湃。北岸的一灣高岡，都是用水泥和大石塊砌成的，很是堅固，因為洛水在這兒拐灣，水的沖激力很大，這一系列高岡是國民政府定都洛陽後才築的。

向西南望去，遠遠的，可以看見一座拱形的大橋，懸跨在洛水上，旁邊還有一列很長的平橋，一直通到洛水的極南端去。

車夫們已經把兩輛車安放在一隻小渡船上面了，他們揚聲招呼我們：「下來罷！坐船過河！」

這是一個多麼新鮮的法子，當我們踏上渡船以後，兩個車夫便捲起袴袖，赤着腳，在河裏把小船推動，慢慢的，我們從洛水河的北岸渡到了南岸去。洛河的水並不深，河床的中心只有齊到膝頭的水。船到了彼岸以後，車夫們便上來把車子擡上了岸，我們也跟着跳了上去。

洛水的南岸是一片低窪的平原，沒有草也不種莊稼，黃色的一片沙地上盡滿鋪着石子，那些石子，一顆顆都像雞卵般的，又光潔，又美麗，我們俯身拾了幾個，越拾越多，美不勝收，拾得太多了，索性一起都扔掉，實在帶在身邊太重了。

「那邊不是有兩座橋嗎？」可染指着西南說。

「是啊！我的車夫答。

「爲什麼一連要造兩座橋呢？」可染懷疑的問。

「一座是老的，一座是新造的。」車夫說。

「叫什麼名字啊？」我問。

「那一座高的叫洛陽橋，才怪呢！洛水河裏的水再大些，也淹不了洛陽橋，水漲了，橋

也會高起來，水落了，橋好像低了下去。」車夫回答。

「那怪略難道這洛水裏有神仙不成？」我笑着問。

「有神仙，不錯，那裏不是一座洛神廟嗎？」車夫指着北岸高岡上的一座小廟。

「洛神！」我們恍然了。同時眼前浮泛着一個美麗的女神的影——一個梅蘭芳飾的洛神的戲照——

「還有那一座長的橋呢？」可染問：

「那叫天津橋，是吳佩孚司令造的，一到洛河水漲的時候，便淹沒了。」車夫說。

一面說着，一面走着，已經步出那個沙原，轉上了一條泥土的大道上去，於是我們又重新登車，路上的泥很堅硬而且高低不平，車開始上下左右的大起顛動。車夫們淌汗了，我們的腰間也痠痛起來，在陽光微照着的下面，我們在龍門道上一步一顛動的向前進行，一刻也不停留。

關公墓

「龍門還有幾里？」

「二十里地！」

「才走了五里路嗎？糟糕！」我們心上不免有些着了急。又行了半天。

「你看那裏便是龍門！」車夫指着說。

我們隨着他所指的地方看去，在極南的邊際上，有兩座青山對峙着，中間露着一個大空缺，我們心上在盼望，能夠一邁步就跨到那個山缺裏去。

洛河的南岸是一片沃野，農婦們都在田野中收麥子，有些在田裏搭了一個草棚，白天躲着愀涼，晚上便睡在田裏看麥子。一陣陣的歡笑聲隨着田野的風送來，這情緒真有點像走進了桃花源去了。

「那是什麼地方啊！」可染發現在南面有一片大叢林。

「關公墓」車夫回答：

「車要打那兒過嗎？」我問。

「要的！只一里多路便趕到了。」車夫說。

於是我們高興得什麼似的，好像在沙漠裏發現了一個草原一般的快樂，因為這確是出於我們意料之外的。想不到龍門道上還埋着一位一千年前的大英雄的遺骨。腦海中現出了各式各樣的關公的肖像來——戲臺上執着大刀御着金甲的一位龍眉鳳眼的紅臉將軍，當他舞動着大刀在亂軍中殺出來時，觀衆們都會喝着采。此外到處寺廟裏供奉着的一位金面神，右面立着捧印的關平，左面儂周倉執着大刀侍立着，受着大家的敬禮。還有彩色印行的圖像上，一位穿着綠色大袍的關公正在秉燭看春秋，是被一般商家放在玻璃櫃裏奉祀着的。這一代的大英雄是中國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同時也是沒有一個人不敬仰的，他的勢力是還在孔老夫子和一切宗教之上，這完全是由於關公生前的事蹟太使人感動了。我們望着那前面的大叢林，心裏在打量着：「我們可以看到一代的大英雄的墳墓了，這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

叢林漸漸的移近，一座崇高的廟屋在古柏叢中顯露出來，四面圍着紅色的牆壁，遠望去，氣象很是莊嚴。

過了一會，車便在大道上停下來，我們便向東走去，到了關公廟的大門前。

關公廟的大門建築得很宏偉的，比西湖的岳廟還要大，兩旁一對白石雕琢的大獅子對踞着。我們進了大門，裏面便是一個大庭院，走過庭院，便是二門，二門再進去便望見大殿了。殿前有一條甬道，兩旁的欄杆上都是小石獅，高大的古柏掩映着，幽然的散出清香。走過甬道，便到大殿前面，殿的建築完全是中原的古宮殿式，表現着雄壯的美，簷頭柱間雕鏤着很細的花紋，飾着彩色圖案，含着古色古香的意味。走進大殿裏面，正中便是關公的塑像，約摸有二丈多高，很是偉大，兩旁站着關平和周倉，這些塑像都非常有骨氣，在像前的巨鼎裏繚繞着青煙，幽靜的，令人肅然起敬。我和可染便恭立在神像前面，行了三個敬禮，然後又瞻仰了一會，再走進裏面去。

從大殿再進去裏面又是一個庭院，東西是兩列配房，滿院也長着古柏樹，風吹過來，蕭蕭的響着。越過那庭院，正中又是一所較小的後殿，殿屋中央是一個關公的銅質



像造公關的內廟公關

塑像，這是一個很古的像，在我們已往所看過的關帝像都沒有這樣好的，關公的臉容含着英雄氣概的苦悶，雙眉緊鎖着，眼仰望着天空，五行細長的鬚垂在胸前，雙手支撐着兩腿，這神氣正有點像關公當年戰罷歸營後閑坐着的樣子。在像的後面是一幅龍的圖案，這正是一個不同凡俗的塑像，一幅深刻的素描。雖然那顏色是很灰暗，但是所表現的關公，却是一個有生命的，滿含着苦悶的一位英雄。

我們在暗黑中把這像攝入了鏡頭，便再進到裏面去。

後面便是關公的墳墓了，從後殿再進去，先經過一條墓道，關公墓像一個小丘般大，靜悄悄的安眠在後方。四面有磚牆圍着，兩旁立着碑記，墓上疏落的長着幾棵小柏樹，在墓前建着一座精美的祭亭，在祭亭前面有一座石碑坊，上面的字跡已很模糊。我們站在坊下瞻仰了一會，默默的對着這千餘年前的大英雄致敬。天空裏掠過幾隻烏鴉，嘈雜的一陣亂鳴，衝破了沉寂。我們又四面閑步了一會，才經過廟門出去。

當我們重回到大道上去時，二個車夫已經在道旁的一家茶舖子裏歇着了。
「喝口茶再走先生」車夫說。



關公廟正殿
廟公墓



「好的！我們正感着口渴。

於是我們便在青石板上坐下了，茶主人連忙斟出兩碗紅茶來。在我們對面坐着幾個本地的農夫，他們正在談天，看見我們進去，都歇了口，驚奇的注意着我們，尤其在留心的觀察我們的一架照相機。

「這是什麼玩意兒啊！」一個農夫問。他是長着一張黑臉，很壯健的。

「照相片的。」我們的車夫代為回答。他們是已經認識了照相機的效用。好像「先知」似的在農夫面前炫耀。

「在關公廟照了嗎？」農夫問。

「照啦！」我回答。

「能取出來給俺看看嗎？」農夫大動好奇之心，他想一看照片上的關公墓是怎樣的。

「不能還沒有洗出來啦！」我回答。

於是這位農夫失望似的點了點頭，呷口熱茶。

「我說：關公的墓怎麼會葬在這兒來的？」可染問那個農夫。這話說來很長啦！當年這兒都是水道，關夫子來葬了才變成陸地的。」那個農夫說。

這句答語是使我們一點也摸不着邊際，「關夫子不是死在麥城的嗎？怎麼會死到這兒來的呢？」可染問。

「飛來的，正怪呀！」那個農夫簡單的回答。

「怎麼飛來的呢？真怪咯！」我說。

那農夫又呷了一口茶，便開始講述那一件飛首來葬的故事。

「想當年關夫子在麥城被殺了以後，天空裏忽然起出一陣怪風，關公的頭便隨着怪風飛捲到洛陽，那時候，這一帶全是大水，這個頭飛到現在關夫子葬身的地方，便停下來了，在水面上打着迴旋，洛陽城外也狂風大起，在灰沙蔽天中隱現着關夫子的聖像，大家都拜倒在地，等到風沙息下來時，只看見原來的大水已經變為一片陸地，地上高出一個丘浮，便是現在的關公墓。大家都知道關公的頭飛到洛陽了，就在這兒蓋起

一座大廟

農夫講完了這一段神話，兩眼朝東凝視着關公墓的大廟，好像有無限感慨似的。在歷史傳說上，當年關公從麥城突圍出來，被呂蒙用計擒住了，關公關平父子倆，因為不肯投降，便在孫權的一聲喝令下斬首了。關公死後，孫權恐怕劉備懷恨他，要聯合了曹操來報仇，合夥攻打東吳，所以他想了一個嫁罪之計，差人將關公的頭，送給曹操；那時曹操正在洛陽城，接到了關公的頭，喜不自勝，同時他知道這是孫權的嫁罪之計。這一位奸雄便大做其討好文章，用沉香木雕了一個軀體，把關公的頭裝了上去，待以王侯之禮，葬關公於洛陽城南。雖然不是飛首來葬，但這位一世的英雄，竟是一身一「首」分成兩處埋葬的，據說在湖北當陽縣，現在還有關公的衣冠塚在，這大概便是關公軀體的掩埋處了。

我們小坐了一會，呷完了一碗熱茶，立起身來，可染摸出一個大銅元會了茶賬，坐上車子向南面兩個山頭對峙着的缺口處直駛過去。

龍門的黃昏

太陽西沉了，無力的散着金光，我們的車，還兀自在龍門道上遲遲的前進着。真急人哪，眼看龍門的兩個山頭已經很近啦！但車夫們說：過去還有七里地。

恨不得生四條腿，或者長兩張翅膀，在一步或一振翼間，便能到達龍門；但是，夢想呵！我們只看見四個車輪在皸硬的泥地上慢慢的滾着。

「快！我們急促的催促着車夫，恨不得自己下來做拉車的。」

「慢不了！包管到龍門天不黑！」車夫們說。

於是我們索性死心塌地的坐着也不想，也不着急，好像一張鬆了弦的弓。

車夫們却急急的邁了大步前進。

在激烈的顛動中，過了一大會。腰間的肉，感着說不出的痠痛。

現在，龐大的兩個山頭的影子，迎面的顯現在眼前，東面，一片白茫茫的淺水，在急湍的流着，水濱是成列的果子樹，一羣山羊，正在樹林間踱出來，田裏散落着一大片農

人，忙着在收穫。牛兒們，安閑的拉着車，漫步歸來。這情景，真如走進了一幅動人的圖畫中間去。

車到大路盡頭便停下了。我和可染便步行南去，前面是一個山莊，在歷亂的怪石上面，有一列不甚寬敞的住屋建着，中間是一條高低不平的大路，兩旁的住戶都很破落，有些門楣上還點綴着金字匾額，不過已被風雨剝啄得破爛不堪了。

走出這個山莊，前面便是一處小市集，有幾家飯館，門前滿堆着饅饅。幾個伙計滿身染着煙灰，禿着亮晶晶的油頭，向我們招呼：

「裏邊兒坐吧！喝茶吃包子！」

我們搖搖頭，心想還有誰肯先吃了包子再到龍門去的嗎？

「喝茶嗎？」隔一家的舖子裏吆喝起來。

「不喝，到過龍門再來！」我們回答。

正說話間，旁邊竄出一個人來，青黃色的臉皮，蓋着疏落的幾根鼠鬚，身穿一套白色土布衫袴，托着一桿水煙袋，走到我們面前。

「玩龍門的嗎？跟我走吧！」那個人說，他自居爲嚮導。

「嗯！」我們低聲的回了一個字，眼看這個人是個潑皮，臉兒又黃又瘦，定是吸「白麵」的。

「先生們是從那兒來？」那人說。

「江蘇。」我回答。

「唔！江蘇那兒啊！」

「上海！」我們信口回答說。

「上海是個大地方啊！」那個人好像到過上海似的。

大家靜默了一陣，越過一片亂石，便到了龍門山下的一條大石道上。

這是多麼驚人的一個景地啊！西首龍門的山石壁立着，山下是一條石道，道左便是寬闊的伊水，水波衝激着水底的亂石，向北面流去，發出一陣淙淙的聲浪，好像一陣軍馬在奔騰。東面，隔着伊水又是一列屏風似的山，山坳裏，悠然的吐着霧氣。

「這叫做「雙峯對峙，一水中分。」是龍門第一個奇景！」那嚮導用手指在空中，從

東面向西劃了一道痕。他說着，很有些文氣，大概是讀過四書五經的。

我們只是默默的看，心上發出驚奇的顫動。

「對面便是香山，唐朝的詩人白樂天的墓就在山上。」嚮導說。

「唔！這就是香山嗎？」我們這才驚喜的問。擡頭對香山注視了一眼，只看見伊水上的倒影，模糊的盪漾成一片。我們默默的念着這位放浪的大詩人的一生，心上起了一陣敬仰。

從石道上走過去，略向西而轉灣，前面便是一片巍峨的山壁，壁間，滿佈着大大小小的石窟，走近前去一看，窟窿裏儘是石佛，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據嚮導告訴我們，每一年，各國的游歷者到龍門去拜訪的總在幾百以上，他們每次來都化了重金向鄉人購買石佛的頭，帶回去作為名貴的藝術裝飾品。帝國主義的資本的勢力居然延展到洛陽，龍門山窟裏的石佛被帶到外洋各國去了，這非但是石佛的不幸，同時也是整個大勝蹟的不幸。

嚮導領着我們登上一條小山路，走到一所圯落的殿屋前面。

「這是禹王關，當初龍門的開闢，完全是夏禹王一手成功的，原來，這香山和龍門是連在一起的，好似一列屏障；後來，因為洛河的水無處瀉洩，因此夏禹王便使動寶劍，把龍門和香山中間，劈割成一個大缺口，又用劍頭在平地上一畫，便變成一條伊水。這禹王關是當年禹王治水的遺跡。」嚮導說。

我們一面聽着，一面拾級上去，越過一個小石池，池上流着涼涼的水，傍晚時分的清冽的涼氣，夾着山間的風向我們襲來，比死還要寂靜，我們是感到似同遁出了這個塵俗的世界，一顆心，悠悠地隨着霧氣，在山谷間流動。

「這裏進去是頭洞。」走到一個大山壁的洞門口，嚮導說。他自己先走一步，我們便隨着進去。

裏面是圓形的一個穹窿，正中，一位四丈多高的大石佛踞坐着，兩邊分立着兩個侍者，嚮導把吸水煙的紙燭點着了火，向洞的空間一繞，於是顯明的，我們見那個洞形是多麼的高，四壁雕琢着各種雲彩，佛日的光輝，再自己看看自己，是顯得這樣渺小似的，好像鍋底裏爬着一個螞蟻，我們談話的聲音，好像兩隻蚊子在嗡嗡。

「偉大啊！可染讚歎觀止了，好像劉姥姥摸進了大觀園。」

「那邊還有更大的哩！」那嚮導笑着說，他含着一些驕傲的神氣，好像在訕笑我們這兩個沒有見過大佛的江蘇客人。

「還有大的哩！」我們想。於是急急的步出第一個洞，毘連着，又進入了第二個穹窿。這裏一列共有三個洞。頭洞，二洞，三洞，裏面供奉的三世佛。嚮導用教小學生的口吻，又如溫習舊課，指點着那一列的三個大洞說。

二洞比頭洞更大，中間的佛像也更高，模樣也和第一個不同。龍門佛像在藝術上的價值即在此。全山上沒有一個佛像的格式是相同的，每一個，都能顯示着他特異的神貌。

這樣接連的看過了三個洞，便又從一片山崖上步行下去，沿着山麓的石道再向南去。



龍門山水的奇景

「雙峯對峙——水一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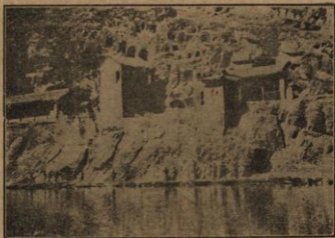




龍門石窠

龍門伊關





崖山門龍的上水伊在立特
洞碑魏北的門龍





佛石大門龍
像面正尼牟迦釋
(丈八高)



大石佛側面



：窟石大門龍

像石王天大四及尼牟迦釋

大石佛旁的侍者
(高六丈)



四大天王佛像之一





四天王佛像側視圖

月下歸城

在路上我們便和嚮導親切的談起來。

「這些石佛是誰刻的啊？」可染問。

「這可說不來啦！只知道在洛陽縣志上載着，說是北魏景明年間，魏王泰爲長孫皇后祝福而造的。」

「他一下子便造這麼些佛像嗎？」我問。

「那能！想來他只造了幾個頂大的佛像，其餘許多都是後來的人添建的。在當時有一種迷信，有錢的人家死了人，便到龍門來造個佛像，施捨幾萬貫錢，在石像旁邊刻一張墓銘傳記，說這樣做了以後，那個死去的人，便可以成佛，到西天極樂世界去。這樣，龍門的小石佛便一天天增多起來，那些個碑文都是北魏時候寫的，現在還留在前面一個洞裏，便是有名的龍門二十品。」嚮導滔滔的講。他真是一個博學者，一個中原的斯文人，只是他的那副樣子太頹廢了，教人看了不得不把他當作一個煙鬼潑皮。

「龍門二十品有買嗎？」可染問。

「怎麼沒有，多得很呢！一塊錢就能買上兩套啦！」嚮導說。

我們一面談，一面沿着伊水走，又折了一個小灣。西首便是一片歷亂的石窟，一處好像用刀削過的大山壁間，羅列着無數小窟窿。嚮導指着那一角山洞說：

「這叫伊關，是洛陽和伊川兩縣的分界線。過這裏向南去，便是伊川縣。」

「伊川縣」我重複的念了一遍。

「伊川，宋朝不是有個程伊川嗎？」可染說。

「唔！這位道學先生的故鄉就在這兒啊！真有福氣在這樣山清水秀的地方住家。怪不得這位二程夫子會這樣刻板方正的講着爲人的大道理。」我嬉笑的說。

從伊關再過去，前面的石道便頓形開闊起來。西首一個崇高的山壁便在眼前顯現了。

「這兒上去，是釋迦牟尼佛的像，一個龍門頂大的石佛，有八丈高哇！」嚮導擡頭指着一片石壁說。

我們向那一片石壁上一望，什麼也沒有，那兒來的八丈高的大石佛。只有幾條崎嶇的小徑，盤繞着山壁。

「那兒有大佛呀！我們不信任的責問。」

「在上面啦！你們上去吧！我在下面等着，上去很累啦！我爬不動。」嚮導說：

於是我們便從石壁下的一條小徑上攀援上去，真險哪！那裏有山路完全只是人工在山壁上鑿成幾個「踏步」，有幾處地方，簡直連蹲倒了還不好過去，要把身體幾乎貼到地面上再爬行而上。

這可精了！我們兩人都是穿的皮鞋，踏在石壁上，一步一滑梯，正有些像穿了溜冰靴在冰上走。手裏每人拿了一架鏡箱，萬一不小心摔倒了，跌痛事小，打碎鏡箱事大，連這八丈大佛也不能留一個影，是夠多麼可惜的事。

事情是這樣戰戰兢兢的，我們各把鏡箱上三腳架抽出來，當做「司的克」。一步一步停留的，終於爬到了山壁上崖。

現在一個偉大的山窟的場面，展開在眼前了。三面都是石壁，圍成了一個半月形。

的山崖，隔着伊水，面對香山，那位八丈高的釋迦牟尼佛，微瞑着雙目，安坐在中央，兩旁，四大天王分邊值立着，崖壁間儘是數不清的小石佛，每一個，比普通的人體要大上一兩倍，可是因為和大石佛一對照，便顯得如同一個「巨無霸」和一羣小孩子般的，至於我們，更是渺小得可憐。

大石佛的本身是依附在西壁的山崖上的，就着山石雕琢而成，經過了幾千年的風霜雨雪，石佛下半截的石質，已經漸漸消蝕了，四面壁間，留着一個個方形的小洞，大概以前是蓋着大殿的，後來便傾圮了。

我們把這位雙手已經消蝕的釋迦牟尼佛，在暮色蒼茫中攝入了鏡頭，他安閑地坐着，永遠是這樣安閑的坐着，發着莊嚴而慈祥的光。「佛法大無邊」我們那時真有這樣的感覺。

洛陽可說是一塊佛教蕃衍的聖地，幾千年來佛教所遺留下來的偉大藝術品，永遠在世界藝術史中佔了珍貴的一頁，可惜的便是沒有人能把這些藝術的寶藏保存好，任它天然的消毀下去，說來也令人可歎。

「先生下來啦！」一個微弱的聲音從山壁底下發出來。

我們走到前面去，一看下面的嚮導正在招着手呼喚，他大概等得不耐煩了。

於是，我們便離開了釋迦和四大天王的像，慢慢地從那懸崖小徑間爬了下去。

天色已經漸漸的晚了，伊水上籠罩着一重輕烟。

「還有什麼玩的嗎？」我們問。

「前面去，還有一個龍門二十品的碑洞。」嚮導說。

我們又跟着他南行了一陣，在一個很高的山壁前，有一個小洞，望進去，黑黢黢的一片，壁上嵌着許多石碑，有幾架竹梯靠着，碑面上有些貼着白紙，是預備墨拓下來的。

「龍門二十品！」一個鄉下人手里拿着一疊碑帖從後面走過來，他一面把那些碑帖放在一塊山石上，一張張的取開來。

「幾個錢一套？」可染問。

「一塊錢一套！」他答。

「一塊錢兩套賣不賣？」我說。

「不賣，不夠本兒。」他答。

「什麼不夠本啦！幾張爛紙值幾個錢呢？」可染說：「一面我們轉身就走，走了幾步以後：

「賣啦！就一塊錢兩套吧！」賣碑帖的人說：

於是我和可染每人買了兩套。

「回去嗎？」我們問嚮導。

「到那裏去喝碗茶再走吧！」嚮導回答。

我們給了他一塊錢，算作導遊的酬報，他便獨自個去了。我們便回到茶鋪子裏，每人喝了一碗茶，吃了兩個包子，看看天光已經暗下來了，車夫們催促着要回城去。於是重新踏上了龍門大道。

時計已指着八點，昏黑中，那「雙峯對峙一水中分」的龍門的影子，在我們背後漸漸的模糊，終於在黑暗裏消失了。夜的龍門道上，此刻是沉寂得很可愛，大氣含着多量的積水，緊壓着地面，一顆圓圓的月，在溼濛的東天升了起來，把大地不甚清楚的映

照着，田野間飄忽着農家的燈火。有時發出一陣陣疏落的犬吠聲。

我們的車，努力的向前進行着，到十點多鐘才重新渡過洛水河，一片銀白的波浪上，浮過我們這兩位晚間的遊客。當車子從小道上穿駛到中原文化館門前，已經有十點了。

洛河南端素來是著名的土匪出沒的淵藪，我們却披着一身膽，安全的歸來，沒有遇到意外。燈光下重新會到了平樂村前分別的同伴們，驚奇的相視着，當他們探問着龍門的風光怎樣，我們臉上露着一陣勇敢和歡悅的微笑！

「偉大呵龍門」我們回答。

西宮巡禮

幾天沒有得到充分的安眠，此刻在中原文化館的客室裏，稀白的晨光從簾櫳裏探進頭來，中原初夏的侵曉是很寒涼的，我和可染都被寒氣凍醒了。睜開眼來，身體軟綿綿的動彈不得，好像喝了蒙汗藥酒似的。

勉強掙扎起來，加了一重毯子，又懶迷迷的睡下了。

「白馬寺，古老的佛像！

龍門巍峨的石刻，

關公墓的古柏，

月光溟濛中泛照着的洛河的波光！

交織成一幅錯雜的畫，投入夢境裏來。」

當陽光照得滿院通明的時候，我們從一片剝啄聲中醒來啦！

「那一個」我們懶懶的問。

「我一個」這是增善的聲音。

「這麼早就起啦！」可染說。他一面出來開了門。

「還早啦！你看太陽已經照得通明的了，快有九點多了吧！」增善說。

於是我們才穿衣起床，兩眼畏縮得睜不開來。

「吃過早點，玩兒去。」增善說。他昨天沒有去龍門，因此今天的情趣特別好。

「上那兒去啊？」我問。

「到西宮！」增善簡潔的回答。

吃過早點以後，快近十點鐘了，我們這一簇共計四人，走出周公廟，朝西向西宮進發。

西宮是洛陽城西的一個大市集，那裏有寬闊的洋場大道，兩旁夾着青翠可愛的林木，有巍峨的大樓，四周圍着美麗鮮妍的花草。在歷史上，西宮是三國時魏國的都城所在地，那裏有秀偉的翠微宮，美麗的芳林園。到晉朝，石崇曾築過文學史上很有名的金谷園，藏着他的愛妾綠珠。後來因為石崇被害，綠珠便從清涼臺上跳下來，墮樓而死。

到隋煬帝大業初年間，曾大興土木，築成一座二百里周圍的大園，在唐時，稱作紫苑。民國以後，洪憲皇帝袁世凱開始大規模的興築西宮，開道路，建大廈，成了中原唯一的大場所。後來吳佩孚駐紮在洛陽時，又大加修葺和擴充，點綴得好像一座大花園。最近，在國民政府遷都洛陽的時候，又做了政府的政務區域。

西去是一條低窪的大道，中央豎立着一座古式牌坊，一面題着「背邙面洛」，一面題着「八省通衢」。這條路大概在以前是到各省去的要道。路上的行人很多，有的是往西宮去，有的從西宮來，熙來攘往，好像山陰道上，很是熱鬧。

在道旁，我們發現了一列穴居人家，大家久想到這種神祕的住戶家裏去觀光一趟，可是沒有機會。這一次，我們蜂擁到朝北的一家土穴門前去。有一個老兒正在做飯，鍋底下薰着濃煙，煮着一鍋子綠豆麵條，他正在閑散的抽着黃煙。

「裏邊兒歇吧！」老兒說。中原一帶是一個禮義之鄉，淳樸的風氣，到處顯示着，無論什麼時候，他們總是抱着可親的熱忱來對付人家的，尤其是對於一個陌生的旅客，他們是格外客氣。

「好，我們隨便看看。」我們回答。我們的目的是想探求一下這神祕之穴的內容有些什麼。

老兒站起來，讓我們在前面走。進口處是一重極矮的門，用薄薄的板釘成的，好像一件補綴的外衣。低了頭進得門口，裏面是低窪的一片土地，黑漆漆的一個洞，剎時間看不到一樣東西，如同走進了一間「暗房」裏去。

定了一會神，從門口照進的光亮中，才能看出洞屋內的一切。洞的構造很有趣，從進門處向後去，是一個泥土的平頂，漸漸的變成半圓的穹窿，鑿成後面的壁。在一個渾然一體的洞裏，門口陳設了幾張破桌椅，正中靠後牆，是一張臥床，也是用泥土堆成的。土床上散亂的放着一條被，一張蓆，幾件衣服，左面伸出去有個小穹窿，裏面堆着些柴草和雜用傢伙。客堂，臥室，儲藏室，三位一體地構成了這樣神祕的一個洞。

洞屋裏很涼快，雖然沒有風，也覺得很爽朗，不過就是陰暗一點。我們站了一會，然後走出洞門，老兒送我們出來。

「這屋子怪好！可染說。」

「怪好！先生你說得好罷了。沒有錢蓋屋子，只得住在洞屋裏啦！」老兒說。

「你們這一溜有幾戶住家？」可染問。

「二十來戶，不算多，那邊北邙山上才多呢，有幾處一個村莊幾百戶人家全在洞屋裏住，那兒還辦了學堂，教室就安在洞裏。」老兒說。

「那才有趣啊！」我們想。假如坐了飛機在天上過，俯首看看這些土穴的居民，那簡直和螻蛄的生活沒有什麼分別了。

「吃吧！」老兒說。他一面掀蓋看那煮熟的麵條兒，一面招呼我們。大家含笑的申了謝意，那老兒便盛了一碗，自己吃了。

在中原及黃河兩岸一帶的人民，他們一天只吃兩餐，上午十時吃一餐，下午四時吃一餐；食料是很簡單的，普通是把麵粉在瓦鍋上烙成一張張的饅餅（好像一張粗細的皮紙）。吃飯時，把饅餅疊成一捲子，夾些鹹菜大蔥辣椒，一面走路一面嚼着吃。稍為講究一點時，便吃麵條，或吃麵糊稀飯和饅餅。他們這種刻苦簡單的生活，較諸江南各地一天連點心要吃上三四餐，每餐要擺上滿桌的菜才能下飯，相去未免太遠了。

我們向老兒道了聲再會，他站起來恭送我們出了前面的小場院，我們正想回西面走去的時候，忽然看見另外的洞口正站着一個婦人，陽光直照着她的門口。

「照她一個！可染愁重着。於是我便拉出鏡箱，很快的把這個穴居戶和一位蓬首的婦人照了進去，她兀自默望着我們，不懂是什麼玩意兒。」

經過一條鬧市，由市稍盡頭再西去，便到西宮了。

前面是廣闊的大道，縱橫交織着，好像棋盤街一般，廣道的兩旁，都是叢叢的林木，綠葉滿披着日光，新亮得可愛，蔭影靜臥在地上，像一片碎銀子。

青的天，白的太陽，新綠的樹蔭，習習的涼風，我們不停的在廣道上前進。

「想不到洛陽竟有這樣的好地方！增善贊歎了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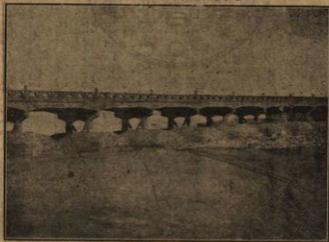
「這地方，真不假，比得上上海的霞飛路呢！可染說。」

真不假，西宮是可以比得上上海的霞飛路，只是路面沒有澆柏油，稍覺差池一點，至於道路兩旁的景色，霞飛路是沒有這樣好的。

我們足足在綠蔭叢中穿逐了一個鐘點，看到了國難會議的議場，中央黨部的禮



洛陽的穴居人
橫渡洛河的天津橋



堂，以及當國難發生後，政府遷洛的各部院，不過現在各個政務機關門口的招牌上，在名稱下面都加上了「駐洛辦事處」字樣，正和當年政府遷洛後在南京的各機關加上「駐京辦事處」一樣的滑稽。

我們在樹蔭下歇了一會，已到近午時分。看看那陽光炙熱得厲害，綠蔭中一列洋房曬得光潔可愛。

「喝冰凍的涼粉吧……」一個叫賣的聲音從道路的一角叫喚出來。

大家覺得渴，便尋聲聚到涼粉擔旁。那兒正在十字路轉角處，道旁有一個清水池塘，幾張小石凳，大家便坐下了。

來了四盤涼粉，四盤棗子糖稀飯。吃完了，可染取出兩個大銅元，每個當二百文，四盤涼粉和棗子糖粥的總價是三百二十文，給他兩個大銅元還要找出八十文。原來洛陽的洋價每元可兌八千文，不過那裏是用的大銅子，有當二百文的，有當一百五十文的，有當一百文的，有當五十文的。當二十文的銅元已是很少，十文銅元簡直看不到。因為銅元的當價愈高，它的代價和銅元的大小是不能相當的。在洛陽，當二百文的一個



園林的麗美個——宮西

址遺園谷金的名有上史學文——宮西



銅元，只有一枚銀幣般大。因此十文二十文的銅元用起來很不慎算，市場上儘流通二百文一枚的銅元，完全由一班地方官濫造濫發。洋價雖然作八千文，聽起來好像很大，要比江南貴二三倍，可是一塊銀元只能當作二百文的銅元四十枚，這四十枚銅元的重量，遠抵不過江南三百個十文銅元。

中原一帶的金融是紊亂到極點了。完全被地方官大資本銀錢業商人所操縱，這是一件極可痛心的事情。假如我們從上海出發，到中原一帶去，沿路作一次金融的訪問，那便可以看出中國幣制的紊亂和不統一，顯示着政治還沒有上軌道。

在上海，因為是全國金融的中心，所以一切的銀子紙幣，都能通用，一到南京，困難問題便來了。民國九年的銀角是到處拒用的，就是勉強可用，也要補上每角三四十文的水。到了蚌埠，洋價便分兩種：兌十文銅元一塊錢換三千文，兌當二十文銅元一塊錢便可得四千多文。同樣一碗麵，有兩種定價：小子（十文銅元）每碗十四枚，大子（當二十文銅元）每碗十枚。大子的代價只合小子的七成，那裏是「大子」和「小子」兼用的。到了徐州府，小子便絕跡不用了，市面上完全用大子，洋價每元統作五千文，貳

毫銀均一律拒用，由當地的錢店自己印了一種紙幣，有的一張作一千文（等於大洋兩角），有的一張作五百文（等於大洋壹角）。那些紙幣，可以撕作兩半應用。譬如一個人拿了一張一千文的紙幣去坐車子，要付一角大洋的車錢時，他無須去兌換，只要把那張價值一千文的紙幣，一撕兩半，給半張與車夫，便可以算一角錢。自己剩餘半張，仍舊可作一角錢用，因此市面上充斥撕碎的爛紙幣。全徐州府發行這種紙幣的總數，值八十萬元以上。奸商和地方官狼狽爲奸，用紙幣去吸收人民的現銀和貨物。到了開封洛陽，洋價每元便作八千文，完全用價值一百二百的大銅元。這種大銅元的流毒，正和徐州的紙幣相類似，常常要發生跌價和拒用等事件。一個當二百文的大銅元，有時只作一百五十文，有時只作一百文，完全隨着地方官和金融商人的意旨而定；這種擡高與降落，使一般勞苦的農民和下層階級的苦力，感到莫大的痛苦。

我們在西宮道旁默坐了一會兒，看看近吃飯時候了，才慢步回周公廟去。

來重價購買。洛陽人靠古物發過財的人很不少。

我們既不是古董商，當然買不起真的古物，我們是準備去買一批新出土的「贗品」的。

從古老荒涼的老西門進去，穿過泥埃的街，有一個鄉人正挑着兩筐佛像在叫賣，一頭是釋迦牟尼，一頭是觀音菩薩，我們連忙招呼他歇下來，各人揀上幾個大大小小的釋迦牟尼和觀音，好像小孩子走進玩具店裏，挾着幾具蠟製的洋娃娃似的。

「幾錢一個？」可染問。

「四毛錢！」賣佛的說。

「洛陽人也許會說虛價。」我們想：「還他一毛錢一個看他肯賣不肯。」

「一毛錢一個賣不？」可染說。

那賣佛人遲疑了一會，「好吧！就算一毛一個。」於是每人手裏都抱了三四個佛。

這些佛價格雖賤，但剽刻得很好。洛陽畢竟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發祥地點，想不到竟會有許多人賣佛過活，因為在一路過去，這種擔子很多，有些還有香爐賣。那些香爐雕鏤

得更精，完全仿照古鼎的式樣做的。

踱過東門街，我們便走進一家古董舖去，伙計們看得出我們是外路客人，他想生意來咯，連忙斟茶送煙。我們先向桌上羅列着的古物作一次巡視，這些「贗品」都點綴得如同真的一樣，美不勝收，等於閱讀一部中國古代美術史。

「裏面還有好的。」伙計招呼我們。

我們從前面走過一條窄道，裏面便是一個大房間，陳設很精美，那些古物都整齊的陳列着，我們隨便揀幾樣問問價錢，討價都在一百元以上。

「買不起啊！這麼貴。」可染歎了一口氣。他是特別喜歡鑒賞古代美術品的，他摩挲着一個騎馬的土俑，這樣說。

「古董總是貴的，真的古物還成千動萬的哩！」伙計說。

「我們買不起古物，只要是古式的東西就得啦！管它真的不是，你拿出幾樣來給我們揀看。」可染說。

於是伙計們便搬出幾件東西來，有的是佛像，有的是土俑，有的是古式祭器，還有

各種古式用具，這些都是經過人工翻造的，我們以每件一元左右買下來了。用紙包着，揀着走出來。又挨次到各家去看了一趟，補充了幾件，這才走到城北去。

「那兒去啊？」可染說，他兩手都放滿了，走起路來很不便。

「閑逛去。」我回答。

大家便循着大街小巷溜了一會，漫無目的地，儘是走着。

從一條小巷裏穿過來，前面有一片場地，一座很高的照壁樓站在場地上，這顯然是有個公共機關在這照壁的對面。

於是我急急的走過去一看，原來是「河洛圖書館」藍地白字的橫額上顯明的寫着。

走進大門裏面沒有一個人，一直進到院子裏去，是一個小小的花園，二門口對立着兩隻石型怪獸。

「怪咯！這是什麼東西啊！」可染摸着東首一隻怪獸的背脊。

那東首的石獸，軀體好像一匹馬，而它的頭和尾，却是一條龍形。西首的一隻簡直

便像一隻烏龜。

「你看這不是一條龍嗎？」汝熊說。

「不，這是一匹馬。」增善說。

「那是一頭烏龜。」可染說。

「這是河圖洛書啊！我想起來咧！」我記得曾在歷史掛圖上見過的。

「河圖洛書是什麼玩意兒啦？」可染問。

「這個玩意兒叫做龍馬。這隻叫做理龜。」我指着東西兩隻怪物說。

在上古的歷史傳說中，當伏羲氏王天下的時候，黃河裏忽然浮起一隻怪物來，這怪物便是龍馬，在它背上，馱着一幅圖。伏羲氏就根據了這圖畫成八卦，治理天下。這可說是上古人類初步應用符號文字的起源。在當初不過是藉着幾個符號來幫助記憶罷了，後來到了周文王，竟把它演成了周易，傳到後世，越弄越玄虛，竟把它看作了不得的深奧與神祕，稱之曰「易經」。一般星相卜筮家便靠了八卦營生，無形中，這個好像電報號碼似的玩意兒，竟主宰了中國全社會的多數愚民的信仰，到處還能看見無論

富戶或貧家的門楣上，他們會釘着一個八卦，據說是用以驅除邪魔的。洛書的傳說，據說當大禹治水功成以後，舜就把皇位讓給大禹做，那時洛河裏忽然浮出一隻大烏龜，背上刻着許多連珠似的小圈兒。原來這是天授給大禹的機密，大禹就把那些小圈兒的圖形，列成一部「洪範九疇」，用來治理天下。

所以河圖洛書是上古帝王治天下的兩樣法寶，龍馬和理龜都是天帝的使者。這種傳說很有點同希臘神話差不多。一個民族最初建國的時候，這種怪獸的神話是很多的。

看過龍馬理龜，便再走進裏面去。河洛圖書館是洛陽古物的保存機關，藏有歷史上的文物很多。有雕鏤極精的古代鐘鼎，有筆力蒼勁的北魏碑林，又有出土的各種器皿，都是古洛陽極名貴的遺物。

從河洛圖書館看完出來，天氣悶熱得很，黑雲起西邊角緊緊的壓下來，陽光失了色，洛陽市街上籠着灰色的暗沙。

「快下雨啦！回周公廟去罷！」我們在一陣慌亂中，回到了周公廟，天却沒有下雨，只

起了一個空雷陣。這天晚上，又在周公廟裏度了一宿。

過一天早上，太陽剛從東山升起，我們這一行便重新踏上了旅程，幾位新結識的朋友都趕到車站來送別，在一聲汽笛裏，一點頭一揚手間，大家便分別了。

「別矣洛陽！」

我們呆望着目前一個古城的影子，從車笛間向後倒退湮沒了去。



洛陽遊記終



920-64

◆ 謝 彬 先 生 著 ◆

雲南遊記

新疆遊記

新世紀叢書

本書著者行程四萬六千餘里，足跡所經，觀察所及，將廣大富源未經開發之新疆，如財政、吏治、軍政、國防、教育、實業、外交、交通、建設等，均以日記體文字詳載靡遺。且對於財政、劃界等重要問題，條陳意見；山川河流，相沿為地理家所錯誤者，亦經謝氏多所訂正，迥非普通一般遊記可比。

此書着眼於史地方面的觀點而作。全書二十萬言，凡廣州、香港、瓊州、安南、以及片馬問題之歷史與地理，法人治域之苛政，乃至雲南全省之教育、產業、風俗、遊觀等，均本其實地考察之所得，加以精確之統計，一詳為紀載，不僅可作遊覽者之指南，並可供關心邊防問題及治地理者之參考。

原售一元二角
改售一元五角

原售一元九角
改售一元

中華書局出版

南國風光

廣西旅行記

原售一元五角 改售一元三角五分

桂林山水甲天下，遐邇傳聞，而近年來政治情況，民間組織，尤多革新，為全國人士所注目。本書為著者旅行時之筆錄，至為翔實。特色有四：①係站在史地兩種科學的立場，注重過去的變遷和自然的現狀；②凡所述各縣概況、名勝古蹟、風俗習慣，皆根據實地調查所得與可靠之文獻；③廣西民族，其風俗語言與漢族異，作者親履疆土，歸而作「到荔山去」、「孫山風光」、「自荔山歸來」等篇，列入本書，實為研究國內民族之重要材料；④本書中有一「湘桂同源論」一文，為作者實地考察之心得，具有獨到之見解。

南海島旅行記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海南一島，孤立於極南之海中，以位置、氣候、交通種種關係，從未有環遊島者。廣東通志云：「自備至崖，浮沙千里；跬步如履炮烙，往來必須夜行。」是以遊人裹足不前，有由來矣。本書作者以生長嶺北之身，竟不避艱險，環遊海南各縣，洵屬空前壯舉。書中每敘一縣，歷舉其位置、沿革、氣候、住民、物產、交通、文化、勝蹟、風俗等項，均係深入民間，根據實地調查觀察，言之甚詳。末附海南全島總論一篇，對於海南全島風土情形，概述無遺。凡研究史地及關心國計民生與邊遠問題者，皆宜人手一編。

田曙嵐先生著

中華書局出版

1807

國家圖書館



003716172

標商冊註



201
9434
.00